



伊洛淵源錄卷第九

蘇學士

名昞字季明武功人亦橫渠門人而卒業于程氏者元祐末呂進伯薦之自布衣召

為博士後坐上書邪黨竄鄱陽今無以考其言之詳特載呂公薦狀如左云

奏狀

呂正字代伯兄作

右臣伏見京兆府處士蘇昞德性純茂強學篤志行年四十不求仕進從故崇文校書張載之學為門人之秀秦之賢士大夫亦多稱之如蒙朝廷擢用俾充學官之選必能盡其素學以副朝廷樂育之意或不如所舉臣甘罔上不忠之罪

遺事 三條

季明安 見遺書

蘇季明以上章得罪貶饒州過洛和靖館之伊川訪焉  
既行伊川謂季明殊以遷貶為意和靖曰然也焯嘗問  
季明當初上書為國家計邪為身計邪若為國家計自  
當忻然赴饒州若為進取計則饒州之貶猶為輕典季  
明以焯言為然先生曰名言名言 見涪陵記善錄  
後世司言責者于人主前非所當言代王言者則顛倒  
錯亂只為他學無源流如在伊川之門眾矣不知其要

者依舊無所得如橫渠聲動關中關中尊信如夫子蘇  
季明從橫渠最久以其文釐為十七篇自謂最知大旨  
及後來坐上書邪黨却是未知橫渠橫渠有詩云中天

宮殿鬱岩堯瓦縫參差切絳霄葵藿野心雖萬里不無  
忠戀向清朝夫豈不欲行道于世然在館中半年即去  
後十年復召用之不半年又去只為道不合即去也朝  
廷事自有宰相執政其次有諫官御史季明越職上書

得罪甚重亦必有非所宜言者矣 見胡氏傳家錄

謝學士 名良佐字顯道上蔡人與游察院楊文靖同時受學歷仕州縣建中召對除書局官

後復去為筦庫以飛語坐繫詔獄褫官有論語  
說文集語錄行于世游公為誌其墓今訪求未  
得

### 遺事

明道初見謝子語人曰此秀才展拓得開將來可望見上

蔡語錄

謝顯道習舉業已知名往扶溝見明道先生受學志甚  
篤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  
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  
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見初寬所記  
尹和靖語

明道知扶溝縣事伊川侍行謝顯道將歸應舉伊川曰  
何不止試于太學顯道對曰蔡人尠習禮記決科之利  
也先生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于堯舜之道矣夫子貢  
之高識曷嘗規規于貨利哉特于豐約之間不能無畱  
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畱情于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  
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于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  
語也顯道乃止是歲亦登第見程氏遺  
書下同

蔡州謝良佐雖時學中因議州舉學試得失便不復計  
較

明道謂謝子雖小魯直是誠篤理會事有不透其類有

泚憤悱如此

見侯子雅言

朱公揆以諫官召過洛見伊川顯道在坐公揆不語伊

川指顯道謂之曰此人為切問近思之學

見程子外書

謝先生初以記問為學自負該博對明道先生舉史書

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聞

此語汗流浹背面發赤明道却云只此便是惻隱之心

及看明道讀史又却逐行看過不差一字謝甚不服後

來省悟却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

見胡氏傳家錄

昔日作課簿以記日用言動視聽是禮與非禮者昔日

學時只垂足坐不敢盤足又云昔者用功處甚多但不

敢說與諸公恐諸公以謂須得如此

見上蔡語錄下同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得

甚功夫謝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點檢得

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

川點頭因語坐同志曰此人為學切問近思者也胡文

定公問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謝曰今人做事只管要

誇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

便向人前喫只蔬食菜羹却去房裏喫爲甚恁地  
知命雖淺近也要信得及將來做田地就上面下工夫  
余初及第時歲前夢入內庭不見神宗而太子涕泣及  
釋褐時神宗晏駕哲宗嗣位如此等事直不把來草草  
看却萬事真實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干人  
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吾對曰他安能陶鑄我自  
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做却閒  
工夫枉用却閒心力信得命及便養得氣不挫折  
游子問謝子曰公於外物一切放得下否謝子謂胡子

曰可謂切問也胡子曰何以荅之謝子曰實向他道在  
上面做工夫來胡子曰如何做工夫謝子曰凡事須有  
根屋柱無根拆便倒樹木有根雖剪枝條相次又發如  
人要富貴要他做甚必須有用處尋討要用處病根將  
來斬斷便沒事

或問謝子於勢利如何曰打透此關十餘年矣當初大  
故做工夫棟難捨底棄却後來漸漸輕至今日於器物  
之類置之只爲合要用却並無健羨底心  
舊多恐懼常於危階上習又曰六文一管筆特地寫教

不好打疊了此心

釋氏只要箇絕念某初得似釋氏明道問近日用心對曰近日只用何思何慮一句伯淳曰有此理只是發得太早

問太虛無盡心有止安得合一曰心有止只為用他若不用則何止吾丈莫已不用否曰未到此地除是聖人便不用當初曾發此口被伊川一句壞了二十年曾往見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某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發得太早在問當初發此語時

如何曰見得這箇事經時無他念接物亦應副得去問如此却何故被一句轉却曰當了終須有不透處當初若不得他一句救拔便入禪家去矣伊川直是會煅鍊得人說了又却道恰好著工夫也問聞此語後如何曰至今未敢道到何思何慮地位始初進速後來遲十數年過却如夢如挽弓到滿時愈難開然此二十年聞見知識却煞長

按前段與此小異蓋前段曾氏所記而此段胡氏所記也未知孰是姑兩存之

馮忠恕聞陳叔易言伊川嘗許謝良佐有王佐才以是質於和靖和靖曰先生無此語先生晚年顯道授澠池

令來洛見先生留十餘日先生謂焯如見顯道試問此  
來所得如何焯即往問焉顯道曰良佐每常聞先生語  
多疑惑今次見先生聞先生語判然無疑所得如此其  
以告先生先生曰其見得它也是如此雖甚喜之但不

聞此語耳

見涪陵  
記善錄

謝顯道建中間上殿不稱旨先生聞之喜已而就監門  
之職陳貴一問顯道何如人先生曰由求之徒

見程氏  
遺書

謝子見河南夫子辭而歸尹子送焉問曰何以教我謝  
子曰吾徒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如有人

服烏頭者方其服也顏色悅懌筋力强盛一旦烏頭力  
去將如之何尹子反以告夫子夫子曰可謂益友矣

見上

蔡語  
錄

謝先生監西竹木場朱子發自太學與弟子權偕往謁  
之坐定子發進曰震願見先生久矣今日之來無以發  
問不識先生何以見教先生曰好待與賢說一部論語  
子發私念日刻如此何由親款其講說已而其飲酒五  
行只說他話及茶罷乃掀髯曰聽說論語首舉子見齊  
衰者與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又



舉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  
曰某在斯某在斯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曰固相師  
之道也夫聖人之道無顯微無內外由灑埽應對進退  
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一部論語只恁地看見上  
蔡語

錄後  
跋

學者必求仁須將孔門問答仁處編類考察自體認一  
箇緊要處方可若不實見得分明則流為釋氏是自家  
原不曾有見處龜山語至此更不說破謂說時只是眼  
前事不如使人自體認上蔡則不然有問則歷歷言之

西人氣直謂說後曉者自是去做工夫否則休耳

見胡  
氏傳

家  
錄

游察院

墓誌略

楊文靖公

予昔在元豐中受業于明道先生兄弟之門有友二人  
焉謝良佐顯道公其一也公諱酢字定夫建州建陽人  
初與其兄醇俱以文行知名于時所交皆天下英豪公  
雖少而一時老師宿儒咸推先之伊川先生以事至京  
師一見謂其資可與適道是時明道先生知扶溝縣事

先生兄弟方以倡明道學為己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  
教之名公來職學事公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于是盡  
棄其學而學焉其後得邑河清予往見之伊川謂予曰  
游君德器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于師門見  
稱如此其所造可知矣元豐六年登進士第調越州蕭  
山尉用侍臣薦召為太學錄改宣德郎除博士公以食  
貧待次奉親不便就擬知河清縣忠宣范公判河南待  
以國士有疑議與之叅訂移守穎昌辟公自隨為府學  
教授未幾還朝復秉鈞軸即除公太學博士已而忠宣

罷政公亦請外矣除簽書齊州判官廳公事丁太中公  
憂服除再調泉州簽判上皇即位召還為監察御史出  
知和州歲餘管勾南京鴻慶宮居太平州兩乞再任知  
漢陽軍以親老再乞宮祠除提點成都府長生觀丁太  
碩人憂服除知舒州移知濠州不數月會從官謫守衝  
罷歸寓歷陽因家焉宣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以疾終  
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一葬于和州含山縣車轅嶺之原  
公自幼不羣讀書一過目輒成誦比壯益自力心專日  
到不為世儒之習誠于中形諸外儀容辭令粲然有文

望之知其為成德君子也其事親無違交朋友有信蒞  
官遇僚吏有恩意雖人樂于自盡而無敢慢其令者惠  
政在民戴之如父母故去則見思愈久而不忘筮仕之  
初未更事縣有疑獄十餘年不能決公攝邑事一問得  
其情而釋之精練如素宦者人服其明比年以來編民  
困于征斂而修奉祠館市材調夫無虛月所至騷然公  
歷守四郡處之裕如雖時有興造民初不知而事集娶  
呂氏封宜人有賢行事舅姑以孝聞友娣姒睦姻族人  
無間言公素貧不治生產夫人攻苦食淡能宜其家先

公卒子男七人撫擬抃握損挾拂女歸某之子適有中  
庸義一卷易說一卷詩二南義一卷論語孟子雜解各  
一卷文集十卷藏于家

遺事 五條

建州游酢非昔日之游酢也固是穎然資質温厚南劍  
州楊時雖不逮酢然然穎悟 見程氏遺書

游酢于西銘讀之已能不逆于心言語之外別立得這

箇意思便道 一作中庸矣 見外書

新進游楊輩數人入太學不須議論須異且動作亦必

有異故為學中以異類待之又皆學春秋愈駭俗矣

程見

氏遺書

下同

游酢楊時先知學禪已知向裏沒安泊處故來此却恐不變也

游定夫後更為禪學大觀間本中嘗以書問之云儒者之道以為父子君臣夫婦朋友兄弟順此五者則可以至于聖人佛者之道去此然後可以至于聖人吾丈既從二程先生學後又從諸禪老遊則二者之間必無滯闕敢問所以不同何也游丈答書云佛書所說世儒亦

未深考往年嘗見伊川先生云吾之所攻者迹也然迹安所從出哉要之此事須親至此地方能辨其同異不然難以口舌爭也游定夫嘗言前輩先生往往不曾看佛書故詆之如此之甚其所以破佛者乃佛書自不以

為然者也

見呂氏  
雜志

伊洛淵源錄卷第十

楊文靖公

墓誌銘

胡文定公

自孟子沒遺經僅在而聖學不傳所謂見而知之與聞而知之者世無其人則有西方之傑窺見間隙遂入中國舉世傾動靡然從之于是人皆失其本心莫知所止而天理滅矣宋嘉祐中有河南二程先生得孟子不傳之學于遺經以倡天下而升堂覩奧號稱高弟在南方則廣平游定夫上蔡謝顯道與公三人是也公諱時字

中立姓楊氏既沒踰年諸孤以右史呂本中所次行狀來請銘謹按楊氏出于弘農為望姓五世祖唐末避地閩中寓南劍州之將樂縣因家焉公資稟異甚八歲能屬文熙寧九年中進士第調汀州司戶叅軍不赴杜門積學澹澹涵浸人莫能測者幾十年久之乃調徐州司法丁繼母憂服闋授虔州司法公燭理精深曉習律令有疑獄衆所不決者皆立斷與郡將議事守正不傾罹外艱除喪遷瀛州防禦推官知潭州瀏陽縣安撫使張公舜民以客禮待之漕使胡師文惡公之與張善也歲

飢方賑濟劾以不催積欠坐衝替張公入長諫垣薦之除荆南教授改宣德郎知杭州餘杭縣遷南京宗子博士會省員知越州蕭山縣提點均州明道觀成都府國寧觀後例罷差監常州市易務公年幾七十矣是時天下多故或說當世貴人以為事至此必敗宜力引耆德老成置諸左右開導上意庶幾猶可及也則以秘書郎召到闕遷著作郎及對陳儆戒之言除邇英殿說書公知時勢將變遂陳論政事其略曰近日蠲除租稅而廣濟軍以放稅降官是詔令為虛文耳安土之民不被惠

澤而流亡為盜者獨免租賦百姓何憚不為盜夫信不  
可去急于食也宜從前詔嘉祐通商權茶之法公私兩  
便今茶租錢如故而權法愈急宜少寬之諸犯權貨不  
得根究來歷今茶法獨許根究追呼蔓延犴克斥宜  
即革之東南州縣均敷鹽鈔迫于殿最計口而授人何  
以堪宜酌中立額使州縣易辦發運司宜給糴本以復  
轉般之舊和預買宜損其數而實支所買之直燕雲之  
軍宜退守內郡以省運輸之勞燕雲之地宜募邊民為  
弓箭手使習騎射以殺常勝軍之勢衛士天子爪牙而  
分為二三宜循其舊不可增損凡十餘事執政不能用  
而騎已入寇則又言今日所急者莫大于收人心邊  
事之興免夫之役毒被海內誤國之罪宜有所歸西北  
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宿姦臣猾僭應奉之名豪奪  
民財不可數計天下積憤鬱而不得發幾二十年欲致  
人和去此三者會淵聖嗣位公乞對曰君臣一體上皇  
痛自引咎至託以倦勤避位而宰執叙遷安受不辭此  
何理也城下之盟辱亦甚矣主辱臣死大臣宜任其責  
而皆首為竄亡自全之計陛下孤立何賴焉乞正典刑

為臣子不忠之戒童貫為三路總帥人侵疆棄軍而歸置而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相繼逃去大河天險棄而不守人奄至城下而朝廷不知帥臣失職無甚于此宜以軍法從事防城所仍用閩人提舉授以兵柄此覆車之轍不可復蹈淵聖大喜擢右諫議大夫人厚取金帛又遂賂以三鎮遂講和而去公上疏曰河朔朝廷重地三鎮又河朔要藩今一旦棄之廷以二十州之地貫吾腹中距京城無藩籬之固戎馬疾驅不數日而至此非經遠之謀四方勤王之師踰月而後集使之無功而去厚賜之則無名不與則生怨不可不慮也如聞三鎮之民欲以死拒守今若以兵躡之使腹背受敵宜可為也朝廷欲專守和議以契丹百年之好猶不能保寧能保此狂乎夫要盟神不信宜審處之無至噬臍于是淵聖乃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屢進屢却公又言聞人駐兵磁相劫掠無算誓書之墨未乾而叛不投踵肅王初約及河而反今挾之以往此叛盟之大者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今三鎮之民以死拒之于前吾以重兵擁其後此萬全之計望斷自宸衷無惑浮



言而議者不一故終失此機會于是太原諸郡皆告急矣太學生伏闕乞留李綱神師道軍民從之者數萬人執政慮其生亂引高歡事揭榜于衢且請以禮起邦彥公言士民伏闕詬罵大臣發其隱慝無所不至出于一時忠憤非有作亂之心無足深罪李邦彥首畫遁逃之策捐金割地質親王以主和議罷李綱而納誓書李鄴奉使失辭惟言是聽此二人者國人之所同棄也今敷告中外乃推平賊和議之功歸此二人非先王憲天自民之意宜收還榜示以慰人心邦彥等既罷趙野尚存公復言野昔嘗建言請禁士庶以天王君聖為名者上皇後以為諂諛之論廢格不行而野猶泰然不以為恥乞賜罷黜上皆從之或意太學生又將伏闕鼓亂乃以公兼國子祭酒遂言蔡京以繼述神宗皇帝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廷然致今日之禍者實安石有以啓之也謹按安石昔為邪說以塗學者耳目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即一二事明之昔神宗皇帝稱美漢文罷露臺之費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

奉不爲過也夫堯舜茅茨土階其稱禹曰克儉于家則  
竭天下者必非堯舜之道後王黼以三公領應奉司號  
爲享上實安石自奉之說有以倡之也其釋鳧鷖之末  
章則曰以道守成者役使羣衆泰而不爲驕宰制萬物  
費而不爲侈按此章止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  
無後艱耳而安石獨爲此說後蔡京輩爭以奢僭相高  
輕費妄用窮極淫侈實安石此說有以倡之也其害豈  
不甚哉乞正其學術之謬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  
享之像遂降安石從祀之列諫官馮漸力主王氏上疏

詆公又會學官紛爭有旨皆罷即上章乞出除給事中  
章又四上請去益堅以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西京崇福  
宮又懇辭職名不當得有旨楊某學行醇固諫諍有聲  
請開除職累月懇辭宜從其志以勵廉退改徽猷閣待  
制上即位除工部侍郎論自古賢聖之君未有不以典  
學爲務者以君德在是故也上然之除兼侍講二年以  
老疾乞出除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四年上  
章告老從之紹興五年四月二十四日終于正寢享年  
八十有三葬本邑西山之原近臣朱震奏公嘗排邪說

以正天下學術之謬辯誣謗以明宣仁聖烈之功雪冤  
抑以復昭慈聖獻之位據經論事不媿古人所著三經  
義辯有益學者乞下本州抄錄仍優恤其家有旨贈官  
賻以金帛娶余氏贈碩人先卒子五人迪早卒迥適適  
造已仕女四人長適陳淵次陸棠次李郁次未嫁孫男  
七人孫女五人曾孫一人公天資夷曠濟以問學克養  
有道德器早成績于中者純粹而閱深見于外者簡易  
而平淡閒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處不動聲氣與之  
遊者雖羣居終日嗒然不語飲人以和而鄙薄之態自  
不形也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之道有欲  
知方者為指其攸趣無所隱也當時公卿大夫之賢者  
莫不尊信之熙寧初代余典教渚宮始獲從公遊三十  
年間出處險夷亦嘗觀之熟矣視公一飯雖蔬食脆甘  
若皆可于口未嘗有所嗜也每加一衣雖狐貉緼袍皆  
適于體未嘗有所擇也平生居處雖弊廬廈屋若皆可  
以託宿未嘗有所羨而求安也故山之田園皆先世所  
遺守其世業亦無所營增豆區之入也老之將至沉伏  
下僚厄窮遺佚若將終身焉子孫滿前每食不飽亦不

改其樂也然則公于斯世所欲不存果何求哉心則遠矣凡訓釋論辯以闢邪說存于今者其傳寔廣故特載宣和末年及靖康之初諸所建白以表其深切著明而公之學于河南小嘗試之其用已如此所謂援而止之而止必有以也進不隱賢必以其道豈不信乎世或以不屑去疑公蓋淺之為丈夫也銘曰天不喪道文其在茲維天之命尸者其誰孰能識車中之狀意欲施之兄弟而處並為世師偉茲三賢濶步共馳有學術業顏其餒而公名最顯垂範有詞豈不見庸孔艱厥時狂瀾奔潰砥柱不敵邪說害正倚門則揮嗟彼姦罔讒言詆欺我扶有極人用不迷奚必來世判其是非有援則止直道何疵不勉而和展也可夷河流在北伊水之湄誰其似者訂此銘詩

龜山誌銘辯

宏問何故西方之傑窺見間隙遂入中國答曰自孟子既沒世無傳心之學此一片田地漸漸拋荒至東晉時無人耕種佛之徒如達磨輩最為桀黠見此間隙以為無人遂入中國面壁端坐揚眉瞬目到處稱尊此土之

人拱手歸降不能出他圈積

宏又問佛之徒既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何故却言人失其本心莫知所止答曰釋氏自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吾却言失其本心莫知所止大段懸遠宏又問何故懸遠答曰昔明道先生有言以吾觀於儒釋事事是句句合然而不同宏又問既云事事是句句合何故却不同答曰若于此見得許汝具一隻眼

宏又問據楊氏家錄稱先生不欲為市易官呂居仁亦云辭不就今誌中何故削去不就二字答曰此是它門未曾契勘古人出處大致若書不就兩字便不小了龜山差監市易務即辭不就除秘書省校書郎却受而不辭似此行徑雖子貢之辯也分說不出來今但只書差監市易務公年將七十矣即古人乘田委吏之比意思渾洪不卑小官之意自在其中乃是畫出一箇活底楊龜山也并遷著作郎并通殿說書只一向來說將去不消更引高麗國王事說他龜山前代如伍瓊亦嘗薦諸賢于董卓卓召用之除申屠蟠外諸賢皆至或旬月遍歷三臺而無非之者此亦是有底事不足為文飾也

宏又問攻王氏一章却似迂濶何故載之荅曰此是取王氏心肝底贈子手段何可不書書之則王氏心肝懸在肉案上人人見得而詖淫邪遁之辭皆破矣

宏又問或說龜山被召過南京見劉器之劉問此行何為龜山曰以貧故劉曰若以貧故則更不消說荅曰傳言如此未知信否若據吾則不然劉若問此行何為但對曰老年無用處且入這保社它若更問還有轉身一路否但曰料得無處分說一任傍人點檢不然者若問此行何為只荅云竿木隨身亦自脫灑

宏再問何故載果何求哉心則遠矣一句荅曰陶公是古之逸民也地位甚高決非惠遠所能招劉雷之徒所能友也觀其詩曰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即可知其為人故提此一句以表之而龜山之賢可想見矣世人以功名富貴累其心者何處更有這般氣象但深味心則遠矣一句即孟子所謂所欲不存若將終身若固有之氣象亦在其中矣宏又問如何是心則遠矣荅曰或尚友古人或志在天下或慮及後世或不求人知而求天知皆所謂心遠矣

宏又問行狀云陳公瓘鄒公浩皆以師禮事先生何故  
不載荅曰凡公卿大夫之賢者於當世有道之士莫不  
師尊之其稱先生有二義一則如後進之于先達或年  
齒居長或聲望早著心高仰之故稱先生若韓子之于  
盧仝歐陽永叔之于孫明復是也其一如子弟之于父  
兄居則侍立出則杖屨服勤至死心喪三年若子貢曾  
子之于仲尼近世呂與叔潘康仲之于張橫渠是也今  
一槩稱以師禮事先生恐二公之門人未達故不復書  
大觀庚寅在都城嘗見了翁與龜山書稱中立先生初

亦疑之後乃知字者親厚之意先生者高仰之稱也亦  
可見矣兼龜山道學自為當世所高而誌中已稱公卿  
大夫之賢者莫不尊信之矣不必更引二公以為重  
宏又問行狀云胡公之徒實傳其學此事如何荅曰吾  
于謝游揚三公皆義兼師友實尊信之若論其傳授却  
自有來歷據龜山所見在中庸自明道先生所授吾所  
聞在春秋自伊川先生所發汝但觀吾春秋傳乃是白  
頭六十歲以後所著必無大段抵牾更有改易去處其  
書十萬餘言大抵是說此事試詳閱之必自知來歷矣

答陳幾叟書

龜山誌銘初不敢下筆以情意之厚義難固辭故不得已勉强為之世人之知龜山者甚多而疑謗之者亦不少故安國論其行已處自飲食衣服居處之際至于若將終身不改其樂事皆有實以折服衆多之口至其大略又用語孟正蒙三說為證故措辭雖不工而意却有所以所主只如差監市易務事乃平生履歷故不可闕若據龜山所言却甚明白雖書不就無害也但行錄乃言不欲為市易官于語脉中轉了龜山之意却似嫌其太卑冗而不為須當削去不就二字夫年已七十欲為筦庫即見得遺佚阨窮不憫怨之意正要此一句用豈可不書乎其後以秘書召遷著作郎等事此正謂援而止之而止者也夫援而止之而止未有是處而龜山獨稱為仁者特以進不隱賢必以其道耳故備載所論當時政事十餘條此事它人不能言而龜山獨能言之又時然後發所以尤可貴耳當時宰執中若能聽言委直院吳元忠輩畫一條具因南郊赦文行下決須救得一半不至如後來大段狼狽也若龜山此舉可謂老婆心切矣



世人不察其用心之所在知之者見其赴召則曰此御筆也夫違御筆者以大不恭論自政和末年以來已是海行指揮豈可以此定賢者之出處以其不可違而就召假有論及申屠蟠笑而不答之事則又何辭以對故龜山之赴召非畏海行指揮乃懼天下之人在塗炭之中而有惻然不忍人之心是以不屑去耳故安國于龜山宣和靖康中諸所建白詳載其本末所以致其區區之意破紛紛之議使天下後世疑謗者莫不自消釋矣其章疏中所論王氏著為邪說以塗學者耳目敗壞其心術又即一二事以明之此真拔本塞源者也幾叟何以尚言猶是一時之論乎五經皆空言也雖不如春秋一句即是一事然明理以垂訓以待後之學者豈曰小補之哉故說者以謂五經如藥方春秋猶用藥治病此亦互相發耳誌中又載近臣所論闢邪說以正天下學術之謬所著三經義辯有益學者夫以義辯為有益則新義之為害可知故誌篇之末獨言凡著述論辯其存于今者非見諸行事故因此語反覆證明諸所建白之尤為深切耳而著述論辯之功自在若以為緩辭則誤

矣故安國意不欲有所改更必欲更之但曰著述論辯存于今者其傳浸廣可也公更思之如何

記差市易務事始末

陳淵

龜山宣和四年既罷祠官貧甚不果赴部郭慎求在朝

以書問所欲公年已七十矣

癸巳生宣和四年歲在壬寅年已七十

答以

老不能辦事惟求一篋庫為貧耳慎求得書詢吏部見闕監當官近毗陵未差者吏部報以常州市易務即為求得之馳以告公慎求初亦不知前一日為人所授公聞之曰非見闕固于吾事無濟然市易事吾素不以為

然縱便得祿其可就乎蓋慎求不察吾意耳五年秋末果退闕因傳國華之薦召赴都堂審察即以足疾辭不赴六年國華又以前請未行再薦遂以秘書郎召對且御詔若辭者坐罪乃不克免先是傳國華奉使三韓得旨許于經由三路凡人材可薦者薦之不限以員及歸具奏臣往來京西淮浙人材可薦者甚多然抱道處晦無如楊時者願以所得薦三路人材薦此一人上亦聞公名故始召審察又召上殿云若謂監市易務不就除秘書郎即就即非同時事失其實矣今削去不就二字

為當更恐欲見其實故具之然如市易務方待闕未上  
雖不見于墓誌亦可也

行狀略

呂舍人

虔守楚潛議法平允而通判楊增多刻深先生每從潛  
議增以先生為附太守輕己及潛去後守林某議不持  
平先生力與之爭方知先生能有守也

知潭州瀏陽縣安撫使張公舜民雅敬重先生每見必  
設拜席與均禮知杭州餘杭縣簡易不為煩苛遠近悅  
服蔡京方相貴盛母前葬餘杭用日者之言欲浚湖濬

水為形勢便利託言欲以便民事下餘杭縣先生詢問  
父老人人以為不便即條上其事不得行

知越州蕭山縣蕭山之人聞先生名不治自化人人圖  
畫先生形像就家祠焉

或說當世貴人以為事至此必敗宜力引耆德老成置  
上左右開導上意庶幾猶可及也會路允迪傳墨卿使  
高麗高麗王問兩人龜山先生今在何處兩人對方名  
赴闕矣及還遂以名聞因勸政府宜及此時力引先生  
政府然之遂以秘書郎召及對陳儆戒之言上嘉納焉

大原被圍朝廷遣姚古救援古逗留不進先生上言乞  
誅古以肅軍政又率同列上疏論蔡京王黼童貫等罪  
惡或死或貶乞罷宦者典修京城事且錄五代史傳以  
進朝廷置詳議司議天下利病先生以為三省政事所  
出六曹分治各有攸司今乃別辟官屬新進小生未必  
賢于六曹長貳也朝廷從其議又乞褒復元祐名臣凡  
在黨籍者力辯宣仁誣謗乞復元祐皇后位號凡所論  
皆切當時要務

太學諸生詣闕上書議者疑其生事徼亂先生即見上  
言諸生欲忠于朝廷耳本無他意但擇老成有行義者  
為之長貳即自定矣淵聖喜曰此無逾卿者矣即命先  
生兼國子祭酒

今上即位本中之先君子初在政府首為上言先生之  
賢于是除工部侍郎

先生天資仁厚寬大能容物又不見涯涘不為崖異絕  
俗之行以求世俗名譽與人交終始如一性至孝幼喪  
母哀毀如成人事繼母尤謹熙寧中既舉進士得官聞  
河南兩程先生之道即往從之學是時從兩先生學者

甚衆而先生獨歸閒居累年沉浸經書推廣師說窮探力索務極其趣涵蓄廣大而不敢輕自肆也本中嘗聞于前輩長者以為明道先生溫然純粹終身無疾言遽色先生實似之

遺事 九條

明道在穎昌時先生尋醫調官京師因往穎昌從學明道甚喜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先是建州林志寧出文潞公門下求教潞公云此中無以相益有二程先生者可往從之因使

人送明道處志寧乃語定夫及先生先生謂不可不一見也于是同行時謝顯道亦在謝為人誠實但聰悟不及先生故明道每言楊君聰明謝君如水投石然亦未嘗不稱其善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凋落多從佛學獨先生與謝丈不變因歎曰學者皆流于夷狄矣惟有謝楊二君長進

見龜山語錄

楊時于新學極精今日一有所問即能知其短而持之介甫之學大抵支離伯淳嘗與楊時讀了數篇其後盡能推類以通之

見程氏遺書

伊川答楊中立論西銘中立書尾云判然無疑伊川曰

楊時也未判然見和靖語

舊在二先生之門者伯淳最愛中立正叔最愛定夫觀

二人氣象亦相似見上蔡語錄

先生曰官司設法賣酒所在張樂集妓女以來小民此

最為害教而必為之辭曰與民同樂豈不誣哉夫引誘

無知之民以漁其財是在百姓為之理亦當禁而官吏

為之上下不以為怪不知為政之過也且民之有財亦

須上之人與之愛惜不與之愛惜而巧求暗取之雖無

鞭笞以強民其所為有甚於鞭笞者矣余在潭州瀏陽

方官散青苗時凡酒肆茶店與夫俳優戲劇之罔民財

者悉有以禁之散錢已然後令如故官賣酒舊常至是

時亦必以妓樂隨處張設頗得民利或以請不許往往

民間得錢遂用之有力見龜山語錄

又言常平法州縣寺舍歲用有餘則以歸官賑民之窮

餓者余為瀏陽日方為立法使行旅之疾病飢踣于道

者隨所在申縣縣令寺舍飲食之欲人之入于吾境者

無不得其所也其事未及行而余以罪去官至今以為

恨

元城劉公問胡瑄曰毗陵莫常得書中立安否曰楊先

生近有除命以秘書郎召對公曰誰所薦瑄曰傳聞是

蔡攸公曰此曹立黨相傾不知中立肯來否

見道護錄

胡文定公與楊大諫書曰大諫初承詔命衆論有疑安

國獨以為以明道先生之心為心者裂裳裹足不俟屨

而在途也又與宰相書曰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楊公時

造養深遠燭理甚明混迹同塵知之者鮮

知之者知其文學而已不

知者以為蔡氏所引此公行年八十志氣未衰精力少無求于人蔡氏焉能挽之

年殆不能及上方嚮意儒學日新聖德延禮此老置之

經席朝夕咨訪裨補必多至如裁決危疑經理世務若

燭照數計而龜卜又可助相府之忠謀也又答胡應仲

書云楊先生世事殊不屑意雖袒裼裸裎不以為浼

見胡

文定公集

昔西南夷人嘗以梅聖俞雪詩織布而永叔只于野錄

載之其事不入誌銘然則姓名為蠻夷君長所知豈足

道哉龜山行狀中載高麗國王事所以不得書也

見胡氏傳

家錄

遵道墓誌銘略 此首先君子吏部府君所作

公諱迪字遵道為髫兒已能力學指物即賦凜然如成人既冠益貫穿古今孝友和易中外無間言平居無喜愠色至急人困之而樂其為善則矯然敢為必極其意而後已與人辯論綱振條析發微指極氷解的破聞者欽聳退而察其私言若不能出諸口故無賢不肖愛敬之蓋度不身踐不苟言也里有貨訟不決者連年公一言而兩家為之平其誠信于人如此遊太學聲出等夷一旦棄而不顧抱經遊于伊川之門以藐然少年周還

羣公之間同門之士咸斂手以推先伊川少然可雅器

許之

伊川荅龜山書曰令子名迪者好學質美當成遠器

于易春秋尤精詣崇寧

三年以疾卒予不及識公自來閩中多從龜山門士遊間論近世學者至公皆曰吾不及也謹為之銘銘曰斯文盛衰天實命之有嗜其徑異端乘之道堙不治以與世違有志于得俗學昏之以見自私乖戾莫施孰為毅然莫乘莫昏天盖祐之使與斯文屹屹龜山淵源伊洛如星之斗以表後學公為之子妙質夙成日濡心溥食息訓經不躡不陵師訓是程軌道以趨不畔墨繩行滿



鄉黨世孰知之遺文蔚然不可瑕疵胡不百年以究其  
業齋志莫陳方壯而折天其或者尚相公子我銘幽窆  
以告來世

伊洛淵源錄卷第十一

劉起居

墓誌銘

許景衡

公諱安節字元承温州人資稟不凡方兒時已有遠度  
比長嗜學有所未達思之夜以繼日必至于得而後已  
少與從父弟今徽猷閣待制安止相友愛皆以文行為  
士友所稱既冠游太學元符三年擢進士第調越州諸  
暨主簿國子祭酒率其屬表留公太學不報除萊州州  
學教授未行政河東提舉學事司管勾文字改宣德郎

召對便殿公言春宮宜慎擇官屬雖左右趨走者必惟其人又論節儉及君子小人和同之異上稱善顧問甚悉即日擢為監察御史數決大獄所平反甚衆居數月攝殿中侍御史時公方謁告省親既陞辭而命下不及供職而歸俄除起居郎趣赴闕公迎父宣義而西居無何宣義思歸公欲乞外補宣義固止之明年遷太常少卿而言者斥公在言責時無所建明且久不寧親責守饒州州荐飢公至大發廩賑之又檄旁郡無遏糴軍儲不足它日皆強取諸民公曰歲荒如此重困之可乎它司宜有相通者政應調適其緩急耳市人數為在官者所擾逃散郊外公躬率以廉察屬化之未幾飢者充乏者濟逃者復于是與之治賦出裁制貢奉之須俾屬縣先期戒民無倉卒之擾移知宣州去饒州二日民遮留之涕泣不忍別者壽以為吾州自范文正公後惟吾劉公而已至宣十日而水大至公分遣其屬具舟振溺而躬督之晝夜不少休所活幾數千人而遠近流民至者以萬數公闢佛廟以處之發廩以活之一無失所者其將發廩也吏以為法令不可而部使者亦持其議公皆

弗聽大疫公命醫官治甚力其得不死者不可計政和六年夏五月卒年四十九娶何氏公之娶也初行親迎之禮鄉人慕而繼之旁郡聞多竊笑比年朝廷頒五禮于天下於是人皆思公之倡始云子男曰暨孫有異質九歲而天一女尚幼以安止之子誠為後公天資近道而敏于學問其所趨尚非世俗所謂學者嘗從當世賢而有道者游始以致知格物發其材沉涵熟復存心養性久之于是有得其貌溫然望之知其有容遇人無貴賤小大一以誠雖忤己者未嘗見其有怒色恚辭也其

在河東同僚有交惡者一日邂逅公座聞其緒餘不覺自失相與如初其恬靜弗校宜若易與者至于有所立則挺然不可回奪曾不知禍福利害可以為避就也鄒公浩以右正言得罪公與其所厚數輩追路勞勉之朝廷震怒追逮甚急人皆惴恐公獨泰然如平時既而哲宗察其無他有詔釋之而公亦自若也事親能承順其意教養諸弟涵容周還有古人所難能者族居踰百口上下愛信雖臧獲無間言也常曰堯舜之道不過孝弟天下之理有一無二迺若異端則有間斷矣聞人善如

已出或歸以過則未嘗辯遇事不擇劇易人所厭苦者  
任之裕然無迫遽勤瘁之色其與人遊常引其所長而  
陰覆其不及諸暨令不事事州將欲易他邑公既左右  
之振其綱條又稱其長者將卒善待之宣州賑濟公疏  
以為非敢專也盖有所受之故朝廷錄部者之功而進  
秩焉盖其志非敢私佚其身而在于為人其所施置常  
在于公天下以為不如是則非所謂合內外通彼我也  
所治二州專以仁義教化平易近民民有訟委曲訓戒  
之俾毋再犯間有鬪者將愬于官則曰何面目復見府  
公遂捨去以是廷無可治之事或踰旬不施笞朴

遺事

或問劉子進乎曰未見它有進處問所以不進者何曰  
只為未有根因指庭前荼蘼曰此花只為有根故一年  
長盛如一年問何以見他未有進處曰不道全不進只  
它守得定不變却亦早是好手如廉仲之徒皆忘却了

見上蔡  
語錄

尹侍講

墓誌銘

呂稽中

先生洛人也姓尹氏曾祖諱仲宣娶張氏生七子而二子有名長子諱源字子漸是謂河內先生次子諱洙字師魯是謂河南先生河內娶何氏生四子其長子諱林官至尚書虞部員外郎娶劉氏萬年縣君劉氏卒陳氏福昌縣君是生先生先生諱焯字德充少孤奉母陳氏以居為進士業年二十師事伊川程夫子先生應進士舉荅策問議 元祐貴人先生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于程夫子曰吾不復應進士舉矣子曰子有母在先生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為善養不知汝以祿養于是先生退不復就舉程夫子聞之曰賢哉母也大觀中新學日興有言者曰程頤倡為異端尹焯張繹為之左右先生遂不欲仕而聲聞益盛德益成同門之士皆尊畏之程夫子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靖康元年朝廷初辨忠邪召用四方才德之士以布衣召先生先生謝不用既往又謝不欲朝大臣知不能留也授以和靖處士而歸明年金人陷雒陽先生之家死于賊先生既死而復蘇竄于長安山中轉徙四五年而長安陷劉豫僭位于京師思有以繫天下之望則使

其僞帥趙斌卑詞厚禮來召先生具供帳衛從于山中甚盛先生逃去夜徒步渡渭匿熨水谷中崎嶇走山間遂至閬中久之往來巴中止于涪紹興五年有從臣言先生之道上召先生于涪曰昔者之召程頤蓋自布衣除崇政殿說書遂以左宣教郎崇政殿說書召先生先生力辭十數上勅有司加禮敦遣不已六年先生辭官而赴召蜀之學者為先生立祠于涪七年至九江有言者攻毀程氏先生復辭曰學程氏者醇也生事之二十年今又二十年矣請就斥朝廷恥之于是大臣顯言先生拒豫之節學問之正上又思見先生召之愈急禮益至先生辭避已數十迫上命布衣至行在所而病上賜之金帛使大臣存問慰勞須其病愈必受命而後朝病愈先生朝又辭于上前上曰卿尚可辭邪朕渴鄉久矣知卿之從伊川也俟卿以講學不敢以有他先生遂就職又除秘書郎先生年六十七矣八年二月除秘書少監月餘以病求去不許四月賜緋衣銀魚象笏與御府珍玩之物先生益衰且病益求去改除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崇政殿說書九月徐太常少卿兼說書十一月

除權禮部侍郎兼侍講進官左通直郎而先生病日作不能朝告病甚于朝廷十二月除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先生曰病不能朝矣而寵祿日至何功德以當之上章十餘不已朝廷哀其病且老九年二月使以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而去先生去之平江虎立十年正月先生年七十曰七十而老尚矣遂致仕進官左奉議郎而從其請十二月先生如紹興居二年而沒年七十有二矣上命越制以賻之贈官四等先生娶張氏追封令人生子均仕為將仕郎雒陽之陷與張令人皆死惟諸女在立孫鎮為均子稽中聞之先生之學學聖人者也曰聖人必可以學而至也而不可以為也玩味以索之踐履以身之涵養以成之有叙于是乎下學上達窮理盡性而無贅無外者學之正也故先生莊敬仁實不過于心不欺闇室自誠而明以之開物成務推而放諸四海而準其于聖人六經之言耳順心得如出諸己見于容貌聲音之間望之儼然也即之則溫言則厲天下知道者必宗之不知者必慕之小人見之必革面後有聖人不易先生之道矣然而先生進不得施之天

下退未嘗筆之于書與羣弟子言據六經發明問答不為講解文書獨嘗奉詔撰論語解今行于世

遺事 十條

和靖因蘇昞見伊川自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見初寬所

錄尹和靖語下同

和靖言初見伊川時教焯看敬字焯請益伊川曰主一則是敬當時雖領此語然不若近時看得更親切寬問如何是主一願先生善喻和靖言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

著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

尹彥明與思叔同時師事伊川先生思叔以高識彥明以篤行俱為先生所稱先生沒思叔亦病死彥明窮居教學未嘗少自貶屈常以先生教人專以敬以直內為本彥明獨能力行之彥明嘗言先生教人只是專令用敬以直內若用此理則百事不敢輕為不敢妄作不愧屋漏矣習之既久自然有所得也因說往年先生自涪陵歸日日見之一日因讀易至敬以直內處因問先生不習无不利時則更無睹當更無計較也邪先生深以



為然且曰不易見得如此且更涵養不要輕說

見呂氏雜誌

温州鮑若雨商霖與鄉人十輩久從伊川一日伊川遣之見和靖次日伊川曰諸人謂子新學不以教渠果否先生曰焯以諸公來依先生之門受學焯豈敢輒為他說萬一有少差便不誤它一生伊川頷之

見初寬所錄尹和靖語下

和靖與思叔共學之久伊川問二子尋常見處同否有差否自覺如何為我言之和靖曰焯不逮思叔如凡請問未達三四請益尚有未得處久之乃得如思叔則先

生纔說便點頭會意往往造妙只是焯雖愚鈍自保守得若思叔則焯未敢保也伊川笑曰也是也是自是每同請益退伊川必謂諸郎曰張秀才如此不待尹秀才肯待

子謂尹焯魯張繹俊俊恐他日過之魯者終有守也

見程

氏遺書下同

尹子張子見先生曰二子於頤之言如何尹子對曰聞先生之言言下領意焯不如繹能終守先生之學繹不如焯先生欣然曰各中其病

和靖曰昔與范元長同見伊川偶有幹先起下階伊川  
謂范曰君看尹彥明他時必有用於世元長次日說如  
此蓋伊川平日元不曾許人

見初寬所錄  
尹和靖語

靖康元年同知樞密院事神師道奏伏見河南府布衣  
尹焞學專師古行足勵俗潛心允蹈踰三十年西都學  
者皆推仰之未嘗應書不求仕進若蒙召致俾預講說  
必有補益召至京師十月賜號和靖處士以歸戶部尚  
書孫傅御史中丞呂好問戶部侍郎邵溥中書舍人胡  
安國奏臣等伏覩河南府布衣尹焞學窮根本德備中

和言動惟時皆可師法器識宏遠可以任大臣等淺陋  
不足以盡知然近來招延之士無有出其右者昨緣朝  
廷特召河南敦迫赴闕伏聞命之處士以歸使焞韜藏  
國器不為時用未副朝廷仄席求賢之意伏望聖慈特  
加識擢以慰士大夫之望尋以金人犯闕不及再見

見難

儷集

和靖在瀘州一室名曰遂志齋取易致命遂志之義在  
涪陵縣所居名曰習堂取學而時習之之義在千福院  
一室名曰六有齋取橫渠先生所謂言有教動有法書

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之意一室名曰三畏齋取  
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之意

見涪陵  
記善錄

紹興五年史館修撰兼侍讀范冲奏伏覩和靖處士尹  
焯誠明之學實有淵源直方之行動合規矩靖康中朝  
廷以布衣特起累加津遣既至京師懇還山賜處士  
號建炎間焯逃竄山谷翟興為河南鎮撫使聞其名遣  
使延聘焯亦不就今流落在蜀臣與之遊處三十餘年  
得其為人內外淳備毫髮無玷實為鄉閭之所尊禮士  
友之所矜式迹其所得于已表見于外臣無能髣佛舉

以代臣允愜公議六月十五日聖旨召赴行在仍令川  
陝宣撫司以禮津遣宣撫司劄下涪州津遣知州事李  
瞻申尹處士雖寓居本州千福院然獨處一室嘉遯養  
浩志尚高潔邦人莫得而見恐非有司移文可致乞自  
使司專委官一員依已得聖旨以禮津遣上副朝廷舉  
逸求賢興治美俗之意于宣撫司差官敦遣先生四狀  
辭免不獲明年九月乃行先是伊川先生謫居于涪涪  
人立祠于北巖先生避地偶亦居焉至是以文告辭曰  
焯甲寅孟秋始居涪陵己卯孟冬誤辱召命繼下除書

實嗣講事人微望輕敢紹前躅辭不獲命勉赴行在有  
補于世則未有不辱其門則有之今茲啓行惟先生  
有以鑒之七年二月至江州以病少留四月上第八狀  
云竊見臣寮上言程頤之學惑亂天下有爲此學鼓扇  
士類者皆屏絕之明詔天下焯實師程頤之學垂二十  
年學之既專自信益篤自壯至老居之甚安使焯濫列  
經帷其所敷繹辟陋之學亦不過聞於師者不惟無以  
發明經旨又且仰惑聖聰焯雖甚愚敢偷一時之顯榮  
不顧四方之公議捨其所學上欺君父加以疾病日增

精神衰耗決不能支持前進乞令自便訪藥求醫免令  
道塗填委溝壑于是右相張公浚奏臣先備員川陝宣  
撫處置使竊見和靖處士尹焯緣叛臣劉豫父子迫以  
僞命焯經涉大河投身山谷自長安徒步趨蜀崎嶇千  
餘里乞食問路僅獲生全臣嘗延請至司與之款接觀  
其所學所養誠有大過人者紹興甲寅春臣被命還朝  
蓋嘗以焯之姓名達之天聽今陛下博采羣議召置經  
筵而焯辭免新命未聞就道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江  
州守臣疾速以禮敦遣五月二十九日奉聖旨依奏先

生又辭不得已九月乃至國門猶引前說力辭云列之  
經筵陳說上側守其師法則亂聖聰趨時苟合則負素  
志此其所以被寵若驚進退失據者也至二十狀不允  
乃受命入對見難儷集及涪陵記善錄

戊午八月二十九日講筵初開上問先生孟子謂紂一  
夫如何先生曰此為當時之君而言也時有進疑孟子  
說者上問程頤謂孟子如何先生曰程頤不敢疑孟子  
見初寬所錄尹和靖語  
尹彥明在經筵嘗從容說黃庭堅如此作詩不知要何

用見呂氏雜誌

紹興戊午先生上奏曰本朝之禍亘古未聞然賴  
祖宗德澤之厚陛下勤撫之至所以億兆之心無有離  
異遠近愛戴國勢可保前年徽宗皇帝寧德皇后凶問  
遽來莫究不豫之狀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方且  
屈意降心迎奉梓宮請問諱日為事遂使意益驕謂  
我無人乃再啓和議于今日意欲潛圖混一臣妾中國  
陛下十二年勤撫之功當決于此矣况先王之禮父母  
之讐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今信仇敵之詐謀

而覲其旨和以紓目前之急豈不失不共戴天反兵之  
義乎臣竊為陛下痛惜之更願深謀熟慮採衆論以全  
大計則天下幸甚又與宰相秦檜書曰 人與我有不  
共戴天之讐靖康以來屢墮其術今若一屈使為口實  
要怨誨兵自困自斃豈忍為此議乎比者竊聞主上以  
父兄未返降志辱身于九重之中有年矣然亦未聞  
人悔禍還二帝于沙漠繼之梓宮崩問不詳天下之人  
痛恨切骨則 人虎狼貪噬之性不言可見天下方將  
以此望于相公覲有以革其已然豈意為之已甚乎今

之上策莫如自治自治之要內則進君子而遠小人外  
則賞當功而罰當罪使主上之孝弟通於神明主上之  
道德成于安強勿以小智子義而圖大功不勝幸甚復  
有辭免待制第三狀云臣每念誤受寵榮茂聞補報比

嘗不量分守輒及國事識見迂陋已驗于今跡其愚庸

豈堪時用第四狀又言之乃得外祠

見戊午謹議  
及難儷集

先生卒門人呂堅中以文致祭其略曰恭惟善誘循循  
不倦俾沉若酣培植聞見曰敬以直內是乃持守維窮  
維格理則昭剖由是致知上達誠明知而罔覺匪致之

精養不以厚行不以力雖曰有見乃德之賊厚養力行  
必踐必久勝己之私馴以固有略則易詐拘則易窮才  
意所測鮮克有終喜怒哀樂聖愚同然發欲中節時然  
後言猗與吾道易簡以求如霽則行如潦則休或謂無  
心先生曰否何以知覺惟私是醜或謂勿思先生曰豈  
我亦有思思無邪爾先生之言測遠窮深其未傳者匪  
言實心嗚呼哀哉

伊洛淵源錄卷第十一

伊洛淵源錄卷第十二

張思叔名繹嘗記伊川言行一編亦名師說所著  
詩文甚多今存數篇

遺事 三條

張思叔河南壽安人家甚微年長未知讀書為人傭作  
一日見縣官出入傳呼道路思叔頗羨慕之問人何以  
得如此或告之曰此讀書所致耳思叔始發憤從人授  
學執勞苦之役教者憐其志頗勸勉之後頗能文入縣  
學府學被薦以科舉之學不足為也因至僧寺見道楷  
禪師悅其道有祝髮從之之意時周恭叔行已官雒中

思叔亦從之恭叔謂之曰子他日程先生歸可從之學  
無為空祝髮也及伊川先生歸自涪陵思叔始見先生  
時從學者甚衆先生獨許思叔因讀孟子志士不忘在  
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始有自得處後更窮理造微少  
能及之者矣見呂氏雜誌又童蒙訓云思叔因讀孟子  
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慨然  
有得蓋能守此則  
無不可為之事

和靖言焯與思叔既相友善伊川歸自涪陵思叔始見  
先生思叔穎悟疏通先生亦便喜之自此同遊處先生  
以族女妻之甚相敬待家居壽安學者從之漸衆和靖

嘗因侍坐稟伊川曰張繹每聞先生語徃徃言下解悟  
焯聞先生語須再三尋思或更請問然後解悟然它日  
持守恐思叔不及焯先生以為然思叔長于為文又善  
辨事先生沒未幾思叔亦沒和靖被召嘗曰思叔若在  
到今自當召用必能有為于世伊川嘗言晚得二士見涪

善錄

張繹思叔三十歲方見伊川後伊川一年卒初以文聞  
于鄉曲後來作文字甚少伊川每云張繹朴茂見初寬  
錄尹和

靖語



馬殿院

逸士狀

何兌

公諱伸字時中按語錄作時舉恐亦當兼行東平人也自弱冠

登第不樂馳騫以階進晦迹州縣人無知者崇寧初元  
祐學有禁姦人用事出其黨為諸路學使專糾其事伊  
川程先生之門學者無幾雖宿素從遊間以趨利叛去  
公方自吏部求為西京司法曾事銳然為親依之計至  
則因先生高第張繹以求見先生初以非其時恐貽公  
累公執贄凡十反愈恭且曰使伸得聞道雖死何憾况

不至于死者乎先生聞而歎曰此真有志者遂引而進  
之自爾出入凡三年公暇雖風雨必日一造焉同僚相  
忌至以飛語中傷之不顧也逮靖康初政樞密孫傅始  
以卓行薦于朝召既至中丞秦檜素高其節即迎辟為  
監察御史令人取願狀公曰中丞取臺官但問堪不堪  
無問願不願居無何遭大變故人立張邦昌俾僭于  
位邦昌初不敢當而賊臣從旁勸進曰相公今姑權宜  
從事忍死為一城生靈贖命他日為周公為王莽惟相  
公所為耳邦昌于是俛首唯唯即趨帳受偽號既

人去滋久邦昌恬無自孫意時人皆意邦昌實預邪謀  
畏禍無敢言者公首具書請邦昌迎元帥康王書成率  
同院簽與俱往相顧無一首肯公遂以書自抵銀臺司  
進之吏視書不稱臣辭不受公投袂叱曰逆類吾今日  
不愛一死正為此爾而欲吾稱臣耶出即以繳申尚書  
省尚書省以示邦昌邦昌得書氣沮恐敗誅甫議迎隆  
祐皇后為垂簾計其書大略曰相公閣下服事累朝為  
宋寶臣比者不幸迫于狂使當僞號非常之事閣下  
此時豈以義為可犯君為可忘宗社神靈為可欺所以

忍死須臾而詭聽之者其心若曰與其虛孫于人而實  
忘趙氏之宗者孰若虛受于已而實存趙以歸耳是得  
春秋祭仲行權之旨而不苟辭其名故天下戶知之而  
無一人以相公為非也 人既北相公于義即合變懼  
自列于朝上皇子惟康王在外天下所繫國統有歸宜  
即發使通問埽清宮室率羣臣共迎而立之閣下退就  
北面之列然後從而引咎以明身為人臣昧于防患不  
幸為寇讐脅污當時不能即死以待陛下今事既定夫  
復何面事君請歸死有司以為人臣失節之戒退伏闕

下以俟命如此則明主必能照察以閤下忠實存國義  
不苟生棄過錄勞而身名俱榮矣今乃謀不出此時日  
已多肆然尚當非據偃寢禁閤若固有之羣心狐疑不  
知所謂上天難欺下民可畏成敗之際間不容髮閤下  
若以愚言粗有覺悟伏望亟圖猶可轉禍為福于匪朝  
伊夕之間此伸所以不敢自外且效愚職分于朝廷過  
此以往則閤下包藏既深志慮必異外假設飾事端愒  
日待期而實陰結寇讐合從為亂九廟在天雖萬無成  
理然伸亦願生不汙與叛逆同朝請先伏死都市以明  
此心既而戶部侍郎王及之言于邦昌以上皇寧德宮  
府藏所有及池塘魚藕之利可盡取以資國用公復慨  
然引義白于都堂曰古者人臣去國其君待之猶三年  
然後收其田里君之禮臣猶若此則臣之報君宜如何  
今吾君遠狩猶未出疆天下之人方且北首擬欲追挽  
而不可得君之府藏燕遊忍一朝而毀乎此與削迹何  
異切不可許邦昌不聽今上龍飛公屢拜章以城陷不  
能救主遷不能死請從竄削上知其忠且有功于國遂  
擢為殿中侍御史荆湖廣南撫諭以誅邦昌及其黨王

時雍還臺言執政黃潛善汪彥伯不法十七事不報嗣  
上章以臣言可采即乞施行非是臣合坐誣罔大臣之  
罪移病待命旬日貶濮州監酒稅時用事者恚甚必欲  
寘之死地以濮迫寇境故有是命有識者為朝廷惜其  
去至戚嗟相弔且為公危之公以襆被就道無憂懼之  
色人益歎服公天資重厚雖勇于為義而恥以釣名凡  
所建明輒削其藁故人少知者不幸卒為仇陷于死之  
死不得其詳或云時王淵屯淮上受潛善等密旨加不利于公天下知與不知莫不痛  
之未幾廣陵不守果如公言紹興初乃追贈諫議大夫

公居常稱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今日  
何時溝壑乃吾死所也故其臨事奮不顧身每如此姑  
掇其大者以補國史之缺謹狀

先君紹興初作此文攜以呈故丞相李公李公  
許以達朝廷未及而薨紹興癸酉倅辰陽忽見  
邸報宰相秦檜自陳其靖康之功謂它人無預  
焉先君遂以此文繳申尚書省大激檜怒送荆  
南詔獄令自引虛獄辭皆出吏手先君不得預  
也奏上又以情重法輕特削官貶真陽未幾檜

死蒙恩東歸繼復舊物而病不起矣嗚呼痛哉  
秦檜靖康為中丞于 人帳前乞立趙氏其  
謀議皆出于先生及察院吳給敦仁敦仁為草  
劄子檜忌人分功深諱其事及見逸 卒卯仲冬  
士狀恐先君知而揚之故忿憾至死  
十日男鎬謹書

續紀

何 鎬

先生調官未嘗擇遠近利害到部但視資當入者即注  
擬家東平乃授成都郫縣丞尚在選調至任未幾會納  
冬米成都浩穰守以委先生先生辭以多弊不可為守  
問其故先生曰弊之大者由諸司吏人封抄拒之則速

禍守曰君既知其弊尚何辭先生至場中則諸色人紛  
然矣豐飲食玩好文飾美女凡可以蠱誅者無所不至  
前此主者不能自謹一墮計中則束手受制莫敢誰何  
先生盡逐之嚴察吏卒不容纖芥負米至者略無留滯  
于是蜀人稱詠萬口一辭時提舉常平孫俟按部至成  
都境上早行見負擔者假寐道傍以待曉怪而問之俱  
應曰今年好受納官某等至無邀阻故爭先詰其主名  
曰馬縣丞也孫歎息不已抵郡即呼吏書牒薦之即日  
改秩先生常以此語人云人之利鈍自有時但當行直

道無用干人也

先生為奉符丞攝令事方歲歉而朝廷行火引先生拒之曰民方救死不贍豈可重困之太守怒曰朝命安可抗先生曰伸為令誠不忍見民轉溝壑守曰須先劾爾事乃可行民間先生被劾爭赴愬諸司或徑達臺省事遂解又嘗掌市易倅以百緡令售之先生辭以直高倅強之先生曰伸不敢以詐估官直須伸去乃可欲尋醫倅懼而止

先生在奉符縣傅伯野在西掖慕雒學遣其子見先生求二程先生語錄先生曰此書今非其時未敢遽傳其子固請先生曰第歸尊公若果有志無憚再來既還以告伯野曰吾志欲求道遑恤它乎遂令復至先生乃授之且謂曰尊公既得此書不得久于朝矣未幾果以繳

### 高麗詞頭罷

先生出使過州縣必察民利病餽遺一無所受初至清湘所在民羣聚遮馬首投狀乞留其宰問其善政皆曰不知其它但知知縣到後未嘗有吏下鄉先生即日以舉牒付民使以遺令眾歡然乃去

令姓張至番禹問諸失其名

司以屬吏之賢者同薦一節度推官姓黃曰方陳述生殺

自任官吏無不畏附惟此人敢與之辨曲直幾遭虎口

乃舉之還至舒州從人就縣索夫馬其令不應直至前

曰殿院所合得不敢不供從人分外需索實不能應先

生延之坐且謝之既而謂人曰某以臺官過州縣一令

乃敢拒之是必有氣局者還朝首薦之周令姓

先生晨興必整衣冠端坐讀中庸一過然後出視事先

生曰吾志在行道使吾以富貴為心則為富貴所累使

吾以妻子為念則為妻子所累是道不可行也故其在

廣陵隨身行李一擔而圖書半之山東已擾而家屬尚

留東平

先生自湖廣還將入奏于道中採訪得執政不法事作

彈文方具藁而先君追及于建康先生喜曰吾有事數

日不能自决望子久矣因出藁相示且曰吾欲首言之

先君曰先生方以使還且當奏職事徐論似未晚先生

曰彼忌我若未及言而有遷除奈何然吾當有以探之

是時方召孫覲謝克家乃言此二人皆小人不可用如

覲親草降表極其筆力以媚人受其二女乃負國之

賊也果不報遂除司農卿先生固辭乃繳進彈文時執政怒甚搜求無以為罪乃指彈文中言邵成章上書事成章中以為趨向不正遂貶公官也

遺事 三條

崇寧間言者范致虛攻先生為元祐邪說朝廷下河南府盡逐學徒後數月馬伸及門求見先生辭之伸欲先棄官而來先生曰近日盡逐學徒恐非公仕進所利公能棄官則官不必棄也建炎間伸為御史論事公論與之見程氏遺書

靖康二年四月八日監察御史馬伸狀伏見逆 犯順劫二帝北行且逼立太宰相公使主國事相公所以忍死就位者自信 退必能復辟也忠臣義士不即就死城中之人不即生變者亦以相公必立趙孤也今 退多日吾君之子已知所在訟獄謳歌又皆歸往相公尚處禁中不反初服未就臣列道路傳言以謂相公外挾強 之威使人遊說康王且令南遁然後據有中原為久假不歸之計伸知相公必無是心但謂 人未遠因循未能盡改雖然如此亦大不便蓋人心未孚一旦喧



閔雖有忠義之志相公必不能自明滿城生靈反遭塗炭辜負相公初心矣伏望相公速行改正易服歸省庶事取稟太后命令而後行仍速迎奉康王歸京日下開門撫勞四方勤王之師以示無間應內外赦書施行恩惠收人心等事權行拘收俟立趙氏子日然後施行庶幾中外釋疑轉禍為福伊周再作無以復加如以伸言為不然即先次就戮伸有死而已必不敢輔相公為宋朝叛臣也謹具申太宰相公伏候鈞旨申時奉鈞旨一切改正九日追偽赦不行邦昌召侍從官議事晚降手

書請元祐皇后垂簾決政邦昌行太宰事中外大悅追回諸路赦文并收初四日立宋太后手書不用遣馮澥

李回為奉迎使副

見汪藻所編實錄草本

胡文定公時政論曰馬伸言黃潛善汪伯彥措置乖方自言官黜為監當而其言則有狀矣不慎命令則以下還都之詔也廣布私恩則以復祠宮教官之闕也黜涉不公則以罷衛膚敏而用孫覲不祥之人也杜塞言路則以貶吳給張閭邵成章也妨功害能則以沮宗澤與許景衡也私收軍情則以各置親兵千人請給獨優厚

也同惡相濟則以力庇罪人王安中也凡舉一事必立一證皆衆所共知亦衆所共見不敢以無為有亦不敢以是為非而當時不信其言而罷之反以為言事不實而重責之是罰沮忠謹捐軀為國之人惡其毀譽之核實而不亂也邪說何由息公道何由行乎仲既遠貶雖有詔命不聞來期君子憫焉此雖責以龍閣未盡褒勸之禮乞加追獎及其子孫以承天意

見胡文定公集

侯師聖名仲良河東人二先生舅氏華陰先生無可之孫有論語說及雅言一編皆出衡山

見胡文定公行狀

### 遺事 三條

人有欲館侯子于其門者侯子造焉則壁垂佛象几積佛書其家人又常齋素欲侯子從之侯子遂行或問之侯子曰蔬食士之常分若食彼之食則非矣吾聞用夏變夷未聞變于夷者也有人有父在而身為祖母忌日飯僧者召侯子侯子不往或問之侯子曰主祭祀者其父也而子當之則無父矣吾何往焉

見侯子雅言

胡文定公與楊大諫書云侯仲良者去春自荆門潰卒甲馬之中脫身相就於漳水之濱今已兩年其安于羈

苦守節不移固所未有至于講論經術則通貫不窮商  
略時事則纖微皆察國勢安危民情休戚凡務之切于  
今者莫不留意而皆曉也方危艱難之時而使此輩人  
老身貧賤亦可慨矣伏望吾兄力薦于朝俾命以官使  
得效一職亦不為無補

見胡文定公集

尹子曰先生謂侯子議論只好隔壁聽

見外書

或曰江陵有侯師聖者初從伊川未悟乃策杖  
訪濂溪濂溪留之對榻夜談越三日自謂有得  
如見天之廣大伊川亦訝其不凡曰非從濂溪

來耶師聖後遊荆門胡文定留與為鄰終焉愚  
按侯子非荆人據諸書所載但知前數條而胡  
公行狀亦止云熟觀二先生之言行不言其見

濂溪也濂溪卒于熙寧六年而侯子靖康建炎  
之間尚在其題上蔡謝公手帖猶云顯道雖與  
予為同門友然視予為後生則其年輩不與濂  
溪相接明矣且其言自謂有得如見天之廣大  
者亦與侯子平日之言不相似凡若此類學者  
詳之

王著作

墓誌略

章憲

福清王先生程門高弟諱蘋字信伯世居福之福清自其考徙平江先生資稟清粹充養純固平居恂恂儒者及語當世之務民俗利病若習于從政者然不徼名當世世亦罕知之知府事孫公祐列先生學行于朝召見賜進士出身除秘書省正字先生為上言曰人心廣大無垠萬善皆備盛德大業由此而成故欲傳堯舜禹湯文武之道擴充是心焉耳帝王之學與儒生異尚儒生

從事章句文義帝王務得其要措之事業蓋聖人經世大法備在方冊苟得其要舉而行之無難也未幾兼史館校勘遷著作郎丐外補通判常州主管台州崇道觀致仕官至左朝奉郎壽七十有二紹興二十三年五月戊午疾終于里第葬于湖州長興縣和平鎮茅栗山楊文靖公時程門先進嘗曰同門後來成就莫踰吾信伯中書舍人朱公震寶文閣直學士胡公安國徽猷閣待制尹公焯皆舉以自代胡公論薦尤力謂其學有師承識通世務使司獻納必有補于聖時

伊洛淵源錄卷第十二

伊洛淵源錄卷第十三

胡文定公

行狀略

公諱安國字康侯建州崇安人父淵故宣議郎致仕贈  
中大夫母吳氏故永壽縣君贈令人公生于熙寧甲寅  
九月二十二日巳時年七歲為小詩有自任以文章道  
德之句少長入太學晝夜刻勵同舍有潁昌靳裁之常  
聞西雒程先生之學獨竒重公與論經史大義公以是  
學問益強識致日明文辭迴出流輩博士欲令諸職長

各呈其文課將攷優劣而去留之皆爭先自送公獨繳  
還差帖願退就諸生之列中紹聖四年登進士第時策  
問大要欲復熙豐之政公推言大學格物致知正心誠  
意以平天下之道詞幾萬言考官得之定為第一將唱  
名宰執以策中無詆元祐語欲降其等哲宗命再讀諦  
聽逾時稱善者數四親擢公為第三除荆南教授正身  
律物非休沐者不出凡所訓說務明忠孝之大端不以  
文藝為勸除大學錄學生劉觀石公揆輕俊有名試選  
屢居上游一旦觀為人代筆事覺公揆薄遊成訟逾告

期不歸為之遊說者甚衆公正色曰錄以行規矩為職  
職不能守奚以錄為且二人者果佳士而所為如此亦  
何足惜衆不能奪竟致之法遷博士除提舉湖北路學  
事公言曰學校所以成就人材非治之也今法令具矣  
當使學者于規矩之外有所畏而不為謹按聖門設科  
成周貢士皆以德行為先文藝為下臣當以此仰奉明  
詔改使湖南是時蔡京方得志所行事既不善而官吏  
奉承過當愈為民害學校其一也公獨撙節行之禁其  
太甚士子持法自肆者懲之常曰韓魏公最善行新法

者也所至訪求人材詢問利病禮下賢士刺舉必由公  
論風采嚴肅郡縣敬畏不敢犯會有詔旨委諸道提舉  
學官論舉遺逸公以永州布衣王繪鄧璋應詔時蔡京  
已惡公不為已用于是屬吏李良輔徑訴于朝稱二人  
者范純仁之客而鄒浩所請託也京大怒改良輔合入  
官命湖南提刑司置獄推治人皆為公膽落帥曾公孝  
廣來唁公退謂僚佐曰胡提舉凝然不動賢于人遠矣  
獄未成移北路再鞠之訖不得請託之狀直除公名勒  
停公退居荆門漳水之上定省之外以經籍自娛家人

皆忘其貧而親心適焉既而良輔以他罪發覺臺臣乃  
辯明前事有旨復公官改正元斷然公仕意益薄矣政  
和八年張商英相除公成都府路學事公以親年寢高  
即上章乞侍養得請滿二年未能朝參丁令人憂服除  
政和八年矣余深入相薦名士十人公與其一有旨召  
對公至京師卧疾不出百餘日遂巡謁告而歸宣和元  
年除提舉江東路學事復召上殿未受命而中大捐館  
舍中大常欲公及時建功立業而母令人又每以進取  
為戒公處其間委曲將順既不失令人之本心又不拂

中大之嚴訓終喪謂子弟曰吾奮迹寒鄉為親而仕今雖有萬鍾之祿將何所施遂稱疾掛冠買田塋旁築室勤耕將終身焉宣和末侍臣李彌大吳敏譚世勣合章薦公經學可用齒髮未衰特落致仕除尚書屯田員外郎公來謝且辭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再除起居郎三辭不允乃至京師方以疾在告一日午枕淵聖急召坐後殿以俟公即入見奏曰臣聞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心者事物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也陛下昔在東宮潛德韜晦其于六經所載帝王制世御

俗之大略必有所避而不欲問官屬之司勸講者必有所隱而未及陳今正位宸極日月向久而績效未見則于古訓不可不考若夫分章析句牽制文義無益于心術者非帝王之學也願擇名儒明于治國平天下之本國家者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謀議既定君臣固守雖浮言異說沮毀搖動而初計不移故有志必成治功可立陛下南面而朝天下越半年矣而紀綱尚紊風俗益衰施置乖方舉動煩擾大臣爭競而朋黨之患萌百執



窺觀而浸潤之姦作用人失當而名器愈輕出令數更而士民不信若不埽除舊迹乘勢更張竊恐姦雄不忌肆行大勢一傾不可復正望詔大臣詢以修政事攘之方令各盡底蘊畫一具進先宣示臺諫仍集百官議于朝堂衆謀僉同然後斷自宸衷按爲國論頒諸中外以次施行庶幾新政有經可冀中興之效除中書舍人時門下侍郎耿南仲倚攀附之舊凡大小之臣與己不同者即指爲朋黨見公論學術之奏愠懟形于詞色乃言于淵聖曰安國往者不事上皇今又不事陛下

下此可謂不臣矣淵聖不納一日問中丞許翰識安國否翰對曰臣雖未識其面然聞其名久矣自蔡京得政以來天下士大夫無不入其籠絡超然遠迹不爲蔡氏所汙惟安國一人耳淵聖嗟異焉南仲知淵聖意不可回乃諷臺諫掎角論公稽慢不恭宜從黜削淵聖終不許中書侍郎何臬建議分置四道都總管公上奏曰內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今州郡太輕理宜通變然一旦遽以數百州之地分爲四道則權復太重假令萬一抗衡跋扈號召不至又何以待之乎若但委諸路帥

臣專治軍旅每歲一按察其部內或有警急京城戒嚴  
即各率所屬守將應援如此則既有擁衛京師之勢又  
無尾大不掉之虞一舉而兩得矣臬方得淵聖心密說  
以京師不可守則出幸山南可以入蜀而其意蓋自欲  
當南道之任又以于公嘗有推挽之力必無駁異及此  
奏上大駭謂人曰康侯人物之表乃專以異議為高古  
人謂山林之士不可用今信然然猶不得已于四總管  
之地各削其遠外州郡而已于後京師被圍西道王襄  
領所部兵翱翔漢上不復北顧大略如公所策云吏部

侍郎馮澥言劉珏行李綱責詞實乃為綱遊說珏坐貶  
公言侍從之臣雖當獻納至于彈擊官邪必歸風憲各  
有分守不得侵紊而澥越職妄言上瀆宸聽非所以靖  
朝著也陛下聖度寬明無私好惡廣開公正之路而澥  
無故復稱黨與未殄議論未一宜察姦罔早加懲戒夫  
欲殄黨與一議論此蔡京行于崇寧協制異己而遂其  
跋扈之謀者何忍更遵用之使羣臣益分門戶迭相排  
毀置國勢于傾危乎陛下即位數降詔旨追復祖宗善  
政良法而澥獨建言祖宗未必全是熙寧未必全非推

隆王氏之學再挾紹述之議國論至今紛紛未定則澣之故也于是耿南仲大怒宰相唐恪何臬從而擠之遂除右文殿修撰知通州行至襄陽而騎已薄城都矣公在省一月告假之日居其半每出必有論列或謂公曰事之小者盍姑置之公曰大事皆起于細微今以小事為不必論至于大事又不敢論是無時可言也圍蓋急淵聖命召公及許景衡旨竟不達今上登極召公為給事中公雖辭避未行而痛憤夷狄侵陵心在王室蓋有趨命之意而黃潛善方得政專權妄作斥逐忠賢

于心意益戾公因于免奏有言曰陛下撥亂反正將見中興政事人材弛張升黜凡關出納動係安危聞之道塗揆以愚見尚多未合儻或隱情緘默即負陛下委任之恩若一一行其職守必以顛愚妄發干犯典刑徒玷清時無補國事潛善惡之諷給事中康執權彈擊遂罷除命建炎二年樞密使張浚薦公可大用再以給事召命州郡以禮敦遣子寅時修起居注上賜之手札曰卿父未到可喻朕旨催促前來以副延佇之意公以建康東南都會上既在是而眷待如此慨然欲入朝行次

池州聞幸吳越遂具奏引疾而返除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紹興元年除中書舍人兼侍講再辭不允遂行以時政論二十一篇先獻于上復除給事中上以左氏傳付公點句正音公奏曰春秋乃仲尼親筆實經世大典義精理奧尤難窺測今方思濟艱難豈于理戎禦侮之際虛廢光陰耽味文采而已乎陛下必欲削平僭暴恢復寶圖使亂臣賊子懼而不作莫若儲心仲尼之經則南面之術盡在是矣除兼侍講專以春秋進講公以學未卒業乞在外編集庶幾成書可備乙覽未允會除故相

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公上奏曰勝非當黃潛善汪伯彥秉鈞之時同在政府緘默傳會循致渡江南狩之初又下詔令尊用張邦昌結好金國許其子孫皆得錄用淪滅三綱乃至于此天下憤鬱皆不能卒及正位冢司苗劉肆逆勝非不能死生以之偷合苟容不顧君父松江都督用人得失係國安危恐勝非不足倚仗詔勝非改除侍讀召赴行在命門下檢正黃龜年書行公上奏曰由臣愚陋致朝廷侵紊官制既失其職當去甚明且公羊氏以祭仲廢君為行權先儒力排其說

蓋權宜廢置非所施于君父春秋大法尤謹于此臣方以春秋進讀而與勝非為列有違經訓縱臣無恥公論謂何是時左相呂頤浩都督江上還朝欲傾右相秦檜未得其方過姑蘇太守席益知其意謂之曰目為朋黨可矣然黨魁在瑣闥當先去之頤浩大喜力引勝非為助而據公奏擬進責命曰安國屢召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豈不以時方艱難不肯致身盡瘁乃欲求微罪而去其自為謀則善矣百官象之如國計何遂落職提舉建昌軍仙都觀實八月二十一日也是夕慧出

東南檜三上章乞留公不報即解相印去位侍御史江躋上疏極言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右司諫吳表臣上疏言安國扶疾造朝亦欲行其所學今無故罪去恐非所以示天下也奏皆寢頤浩即排黜給事中程瑀起居舍人張燾及躋表臣等二十餘人云以應天變除舊布新之意臺省為之一空勝非遂相公登舟稍稍泝流三日而後行次衢梁訪醫留再旬至豐城寓居又半年乃渡江而休于衡嶽之下為終焉計買地誅茅結屋數間名之曰書堂頽然當世之念矣初王荆公盡屏先儒

以爲淺陋獨用己意著三經新說離析字畫偏旁謂之  
道德性命之學于春秋聖人行事之實漫不能曉則詆  
以爲斷爛朝報直廢棄之不列于學宮下逮宗寧防禁  
益甚故家遺俗或存三傳舊本見者撫歎或遂指以爲  
春秋而仲尼經世之心幾于熄矣公自壯年即有服膺  
之志嘗曰六籍惟此書出于先聖之手乃使人主不得  
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夷變夏殆由此  
乎于是潛心刻意哀古今諸儒所著述無慮百家片言  
之善采拾靡遺害義切深必加辨正或去或取無一毫

好惡之偏蓋準則之以語孟權衡之以五經證據之以  
歷代之史窮研玩味游泳沉酣者三十年及得伊川先  
生所作傳其間精義十餘條若合符節益以自信探索  
愈勤至是年六十有一而書始就慨然歎曰此傳心之  
要典也蓋于克己修德之方尊君父討亂賊攘夷狄存  
天理正人心之術未嘗不屢書而致詳焉紹興五年二  
月除徽猷閣待制知永州不拜差提舉江州太平觀令  
纂修所著春秋傳俟書成進入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  
仍給吏史筆札委疾速投進公嘗謂宮觀之任本以養

老優賢非因避職及獲譴義不欲請也及此除乃上表謝曰謹修有用之文少報無功之祿即再加刪潤繕寫奏御上屢對近臣稱善謂深得聖人之意非諸儒所及也乃除公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委所在守臣以禮津遣公以疾未行御史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司諫陳公輔遂論公學術頗僻行義不修復除知永州提舉江州太平觀久之上念公訓經納諫之忠特除寶文閣直學士以紹興八年四月十三日沒于正寢贈左朝議大夫公負傑出絕異之資見善必為為必要其成知惡必去

去必絕其根自幼少時已有出塵之趣登科後同年宴集飲酒過量是後終身不復醉嘗好弈棋先令人責之曰得一第德業竟耶是後不復奕為學官京師同僚多勸之買妾事既集慨然歎曰吾親待養千里之外曾是以為急遽寢其議亦終身不復買妾也在長沙日按行屬部過衡嶽愛其雄秀欲一登覽已戒行矣俄而思曰非職事所在也即止晚居山下五年竟亦不出也罷官荆南僚舊餞行于渚宮呼樂戲以俟而交代龜山楊公時具朝膳留公鮭菜蕭然引觴徐酌置語孟案間清坐

講論不覺日昃云暮也壬子赴闕過上饒有從臣家居者治饌延公飾姬妾請令出奉卮酒為壽公感然曰二帝蒙塵國步阨隍豈吾徒為宴樂之日敢辭其人赧赧而止辭受取捨一介之微必度于義雖飢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也恬靜簡默寡于言動雖在宴閒獨處未嘗有怠容慢色語孟五經諸史周而復始至老未嘗釋手每晨昏子弟定省必問何所業有矜意則曰士當志于聖人勿臨深以為高見怠慢不虔必頻顛感曰流光可惜將為小人之歸矣子弟或近出燕集雖夜已深猶

未寢必俟其歸驗其醉否且問其所集何客所論何事有益無益以是為常士子有自遠來學者公隨其資性而接之大抵以立志為先忠信為本以致知為窮理之漸以敬為持養之要每誦曾子之言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小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故不以辭色假借子弟及學者亦未嘗降志孫言苟為唯諾以祈人之悅也壯年嘗觀釋氏書後遂屏絕嘗答贛川曾幾書曰窮理盡性乃聖門事業物物而察知之始也一以貫之知之至也來書以五典四端每事充擴亦未免物物致察非一以



貫之之要是欲不舉足而登泰山也四端固有非外鑠  
五典天叙不可違克四端悖五典則性成而倫盡矣釋  
氏雖有了心之說然知其未了者為其不先窮理反以  
理為障而于用處不復究竟也故其說流遁莫可致詰  
接物應事顛倒差繆不堪點檢聖門之學則以致知為  
始窮理為要知至理得不迷本心如日方中萬象畢見  
則不疑所行而內外合也故自修身至于天下國家無  
所處而不當矣來書又謂克良知良能而至于盡與宗  
門要妙兩不相妨何必舍彼而取此夫良知良能愛親

敬長之本心也儒者則擴而克之達于天下釋氏則以  
為前塵為妄想批根拔本而殄滅之正相反也而以為  
不相妨何哉公于出處由道據義以心之所安為主其  
欲出也非由勸勉其欲去也不可挽留朱震被召以出  
處問公公曰世間惟講學論政則當切切詢究至于行  
已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飢飽寒溫必自斟  
酌不可決之于人亦非人所能決也安國出處自崇寧  
以來皆內斷于心雖定夫顯道諸大人行皆不以此謀  
之也定夫者游察院酢也顯道者謝學士良佐也與楊

時中立皆二程先生之高弟公不及二程之門而三君子皆以斯文之任期公謝公嘗語朱震曰胡康侯正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也使其困厄如此乃天將降大任焉耳公尚論古人則以諸葛武侯為首于本朝卿相則以韓忠獻公為冠慕用鄉往言必稱之性本剛急及其老也氣宇粹溫儀貌雍穆于和樂中有毅然不可犯之象于嚴正中有薰然可親近之意年寢高矣加以疾病而謹飭于禮無異平時每歲釀酒一斛以備家廟薦饗之用造麴藥治秫米潔器用節齊量

無不親之其于祭也必沐浴盛服率子孫諸婦各執其事方饗則敬已祭必哀濟濟促促如祖考之臨之也雖在離亂遷次居處衣食或有不給而奉先之禮未嘗或闕由少至老食不兼味深居疾病膳羞不可致子孫或請稍近城郭公曰死生有命豈以口體之故移不貲之軀哉家世至貧轉徙流寓遂至空乏然貧之一字于親故間非唯口所不道故亦手所不書嘗戒子弟曰對人言貧者其意將何求汝曹志之凡財利假貸劑約必明期日必信無少差忒自登第逮休致凡四十年其在實

歷之日不登六載雖數以罪去而愛君之心遠而愈篤  
每被召即置家事不問或通夕不寢思所以告吾君者  
然宦情如寄所好不在焉二程門人侯仲良久居三川  
多識賢公卿士大夫之所為而熟觀兩先生之德行又  
嘗周流天下泛求人物鮮有可其意者後至漳濱公館  
留之逾年仲良潛察公心意于言笑動止之間不覺歎  
服語人曰視不義富貴如浮雲者當今天下惟公一人  
耳初娶李氏繼室王氏皆贈令人子三人寅左奉議郎  
試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寧將仕郎宏右承務郎女適  
禮官議以道德博聞純行不差謚公為文定

右迪功郎向沈孫大原大正葬于潭州湘潭縣龍穴山

伊洛淵源錄卷第十四

程氏門人無記述文字者

王端明

名巖叟字彥霖大名人元祐中為臺諫官登政  
府正直不撓當世稱之墓碑本傳記其行事甚  
詳然不及其學問源流也惟遺書前篇有其答  
問而其集中亦有記先生語數條又祭明道文  
有聞道于先生之語及伊川造朝亦有兩疏推  
挽甚力蓋知尊先生者然恐其未必在弟子之

列也

劉承議

名立之字宗禮河間人叙述明道先生事者其  
父與二先生有舊宗禮早孤數歲即養于先生  
家娶先生叔父朝奉之女郭雍稱其登門最早  
精于吏事云

林大節

不詳其鄉里名字行實但遺書云林大節雖差  
魯然所問便能躬行然則亦篤實之士也

張閔中

不詳其名字有答書見文集

馮聖先

名理汝州人陳恬叔易為作誌文尹公再題其  
後其子忠恕從尹公學涪陵記善錄者也誌跋  
皆見錄中外書又載尹公之言先生門人馮理  
字聖先自號東臯居士曰二十年聞先生教誨  
今有一奇特事先生問之理曰夜間燕坐室中  
有光先生曰頤亦有一奇特事理請問之先生

曰每食必飽

鮑商霖

名若雨永嘉人有答問數條及錄伊川語一卷  
今見文集遺書

周伯忱

名孚先毗陵人與其弟恭先伯温同受學有語  
錄及答問各數章今見書集伯忱嘗為臨安教  
官其家有伊川帖數紙其一邢和叔問先生謂  
二周與楊時似同恕恐二周末可望楊時如何

先生答云周孚先兄弟氣質純明可以入道頤  
每勸楊時勿好著書好著書則多言多言則害  
道學者要當察此

唐彥思

名棣宜興人有語錄一卷見遺書

謝用休

名天申

潘子文

姓名是

陳貴一

名經正與其弟經邦貴叔同受學四君皆永嘉人名見唐錄

李嘉仲

名處遯洛人亦見唐錄後為中書舍人溺死維

揚

孟敦夫

名厚雒人初寬記尹和靖語云孟敦夫來從伊川又為王氏學舉業特精獨處一室糞穢不治

嘗獻書于伊川伊川云孟厚初時說得也似其後須沒事生事一日語之曰子何不見尹焞張繹朋友間最好講學然三公皆同齒也敦夫見和靖曰先生令厚來見二公若彥明所願見如思叔莫不消見否和靖曰只不消見思叔之心便是不消見焞之心也伊川嘗謂學者曰孟厚不治一室亦何益學不在此假使灑掃得潔淨莫更快人意否然伊川之葬門人畏黨禍莫敢至獨敦夫與尹張范械邵溥送焉

范文甫

暢中伯

二人不詳其名見楊遵道錄

李先之

名朴贛上人為西京學官因受學焉呂氏雜誌云李先之周恭叔皆從程先生學問而學蘇公文詞以文之世多譏之者

暢潛道

名大隱雒人遺書第二十五卷即其所記也遺

書云暢大隱許多時學乃方學禪是于此蓋未有得也

郭立之

名忠孝宣徽使達之子事見伊川年譜初寬記尹和靖語云忠孝每見伊川問論語伊川皆不答一日語之曰子從事于此多少時所問皆大且須切問近思外書云郭忠孝議易傳序曰易即道也又從何道或以問伊川伊川曰人隨時變易為何為從道也今觀忠孝所著易書專論



互體卦變與易傳殊不同然其子雍辯年譜所  
記事甚詳未知孰是

### 周恭叔

名行已永嘉人遺書第十七卷或云乃其所記  
也初寬記和靖語云恭叔自太學早年登科未  
三十見伊川持身嚴苦塊坐一室未嘗窺牖幼  
議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瞽遂娶焉愛過常  
人伊川曰頤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然其進  
銳者其退速每歎惜之嘗酒席有所屬意既而

密告人曰勿令尹彥明知又曰知又何妨此不  
害義理伊川歸和靖偶及之伊川云此禽獸不  
若也豈得不害義理又曰父母遺體以偶賤倡  
可乎上蔡謝公亦言恭叔不是擺脫得開只為  
立不住便放了胡文定公亦云人須是于一切  
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周恭叔才高識  
明初年甚好後來只緣累太重若把得定儘長  
進在

### 邢尚書

名恕字和叔其行事詳具國史及邵伯溫辯誣  
等書云邢和叔後來亦染禪學其為人明辯有  
才後更曉練世事其于學亦日月而至焉者也  
又云謝良佐曾問涪州之行知其由來乃族子  
與故人耳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  
不敢疑族子謂程公孫孟子既知天安用尤臧  
氏因問邢七雖為惡然必不到更傾先生也先  
生曰然邢七亦有書到頤云屢于權宰處言之  
不知身為言官却說此話未知傾與不傾只合

救與不救便在其間又問邢七久從先生想都  
無知識後來極狼狽先生曰謂之全無知識則  
不可只是義理不能勝利欲之心便至于此也  
上蔡語錄云邢七自言一日三點檢伯淳曰可  
哀也哉其餘時勾當甚事蓋放三省之說錯了  
可見不曾用功又多逐人面上說一般話伯淳  
責之邢曰無可說伯淳曰無可說便不得不說

上蔡先生語錄上

問學佛者欲免輪迴超三界於意云何曰是有利心私

而已矣輪回之說信然否曰此心有止

凡人慮事心先困故言有

止而太虛決知其無盡必為輪回推之於始何所付

受其終何時間斷也且天下人物各有數矣

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

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於天之將喪斯文下

便言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則是文之興喪在孔子

與天為一矣蓋聖人德盛與天為一出此等語自不

覺耳孟子地位未能到此故曰天未欲平治天下也  
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聽天所命未能  
合一 明道云

問孟子言盡其心者知其性如何是盡其心曰昔有人  
問明道先生何如斯可謂之恕心先生曰克擴得去  
則為恕心如何是克擴得去底氣象曰天地變化草  
木蕃充擴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閉賢人隱察此可以  
見盡不盡矣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孟子曰難言也明道先生云只他

道箇難言也便知這漢肚裏有爾許大事若是不理  
會得底便撐拄胡說將去氣雖難言即須教他識箇  
體段始得故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  
則塞乎天地之間配義與道者將道義明出此事

人有智愚之品不同何也曰無氣稟異耳聖人不忿疾  
于頑者憫其所遇氣質偏駁不足疾也然則可變歟  
曰其性本一何不可變之有性本體也目視耳聽手  
舉足運見於作用者心也自孟子沒天下學者向外  
馳求不識自家寶藏被他佛氏窺見一斑半點遂將

擎拳豎脚底事把持在手敢自尊大輕視中國學士  
大夫而世人莫敢與之爭又從而信向歸依之使聖  
學有傳豈至此乎

心者何也仁是己仁者何也活者為仁死者為不仁今  
人身體麻痺不知痛癢謂之不仁桃杏之核可種而  
生者謂之桃仁杏仁言有生之意推此仁可見矣學  
佛者知此謂之見性遂以為了故終歸妄誕聖門學  
者見此消息必加功焉故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仁操則存舍則亡故曾子曰

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出辭氣者從此廣大心中流  
出也以私意發言豈出辭氣之謂乎夫人一日間顏  
色容貌試自點檢何嘗正何嘗動怠慢而已若夫大  
而化之合於自然則正動出不足言矣

仁者天之理非杜撰也故哭死而哀非為生也經德不  
回非干祿也言語必信非正行也天理當然而已矣  
當然而為之是為天之所為也聖門學者大要以克  
己為本克己復禮無私心焉則天矣孟子曰仁人心  
也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語原本作  
行人心原

本作心人今  
據孟子改正

人之氣稟不同顏子似弱孟子似強顏子具體而微所  
謂具體者合下來有恁地氣象但未彰著耳微如易  
知微知彰微顯闡幽之微孟子強勇以身任道後車  
數十乘從者數百人所至王侯分庭抗禮壁立萬仞  
誰敢正觀著非孟子恁地手脚也撐拄此事不去雖  
然猶有大抵氣象未能消磨得盡不然藐大人等語  
言不說出來所以見他未至聖人地位

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當時諸國君相怎生當得

聖人恁地禮數是他只管行禮又不與你計較長短  
與上大夫言便閤閤如也與下大夫言便侃侃如也  
冕者瞽者見之便作過之便趨蓋其德全盛自然到  
此不是勉強得出來氣象與孟子渾別孟子說大人  
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猶自參較彼我未有合一底  
氣象

顏子學得親切如孟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無限量也  
以見聖人之道大瞻之在前即不及忽焉在後又蹉  
却以見聖人之道中觀此一段即知顏子看得來親

切博我以文便知識廣約我以禮歸宿處也

橫渠教人以禮為先大要欲得正容謹節其意謂世人汗漫無守便當以禮為地教他就上面做工夫然其門人下稍頭溺於刑名度數之間行得來困無所見處如喫木札相似更沒滋味遂生厭倦故其學無傳之者明道先生則不然先使學者有知識却從敬入予問橫渠教人以禮為先與明道使學者從敬入何故不同謝曰既有知識窮得物理却從敬上涵養出來自然是別正容謹節外面威儀非禮之本

橫渠嘗言吾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謝子曰凡恭謹必勉強不安安肆必放縱不恭恭如勿忘安如勿助長正當勿忘勿助長之間須子細體認取

所謂有知識須是窮物理只如黃金天下至寶先須辨認得他體性始得不然被人將鑰石來喚作黃金辨認不過便生疑惑便執不定故經曰物格然後知至知至然後意誠所謂格物窮理須是識得天理始得所謂天理者自然底道理無毫髮杜撰今人乍見孺

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方乍見時其心怵惕所謂天理也要譽於鄉黨朋友內交於孺子父母兄弟惡其聲而然即人欲耳天理與人欲相對有一分人欲即滅却一分天理存一分天理即勝得一分人欲人欲纔肆天理滅矣任私用意杜撰做事所謂人欲肆矣故莊子曰去智與故循天之理若在聖人分上即說循字不著勿忘又勿助長正當恁地時自家看取天理見矣所謂天者理而已只如視聽動作一切是天天命有德便五服五章天討有罪便五刑五用渾不是杜撰做作來學者直須明天理為是自然底道理移易不得不然諸子百家便人人自生出一般見解欺誑衆生識得天理然後能為天之所為聖門學者為天之所為故敢以天自處佛氏却不敢恁地做大明道嘗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拈出來

伊川才料大使了大事指顧而集不動聲色何以驗之曰只議論中便可見陝西曾有議欲罷鑄銅錢者以謂官中費一貫鑄得一貫為無利伊川曰此便是公



家之利利多費省私鑄者衆費多利薄盜鑄者息盜鑄者息權歸公上非利而何又曾有議解鹽抄欲高其價者增六千爲八千伊川曰若增抄價賣數須減鹽出既衆低價易之人人食鹽鹽不停積歲入必敷已而增抄價歲額果虧減之而歲入溢溫公初起時欲用伊川伊川曰帶累人去裏使韓富在時吾猶可以成事後來溫公欲變法伊川使人語之曰切未可動著即三五年不能定疊去未幾變之果紛紛不能定

王荆公平生養得氣完爲他不好做官職作宰相只喫魚羹飯得受用底不受用緣省便去就自在嘗上殿進一劄子擬除人神宗不允對曰阿除不得又進一劄子擬人神宗亦不允又曰阿也除不得下殿出來便乞去更畱不住平生不屈也奇特

問溫公所學如何謝曰曾作中庸解不曉處闕之或語明道曰闕甚處曰如強哉矯之類明道笑曰由自得裏將謂從天命之謂性處便闕却呂微仲何如謝子曰他不合尚有貴賤相態在不是明道嘗曰宰相呂

微仲須做只是這漢俗呂晉伯甚好但處事太煩碎  
如召賓客食亦須臨時改換食次吾嘗語之曰每日  
早晚衙纔覆便令放者只為定故也凡事皆有恁地  
簡易不易底道理看得分明何勞之有易曰易簡而  
天下之理得晉伯甚好學初理會仁字不透吾因曰  
世人說仁只管著愛上怎生見得仁只如力行近乎  
仁力行關愛甚事何故却近乎仁推此類其言之晉  
伯因悟曰公說仁字正與尊宿門說禪一般晉伯兄  
弟中皆有見處一人作詩詠曾點事曰函丈從容問

且酬展才無不至諸侯可憐曾點惟鳴瑟獨對春風  
詠不休一人有詩曰學如元愷方成癖文到相如反  
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伎只傳顏子得心齋

邵堯夫直是豪才嘗有詩云當年志氣欲橫秋今日看  
來甚可羞事到強為終屑屑道非心得竟悠悠鼎中  
龍虎忘看守碁上山河廢講求又有詩云斟有淺深  
存變理飲無多少繫經綸卷舒萬古興亡手出入千  
重雲水身此人在風塵時節便是偏霸手段學者須  
是天人合一始得邵堯夫有詩云萬物之中有一身

一身中有一乾坤能知造化備於我官把天人別立  
根天向一中分體用人於心上起經綸天人安有兩  
般義道不虛行只在人問此詩如何曰說得大體亦  
是不免有病不合說一中分體用又問曰此句何  
故有病謝子因曰昔富彥國問邵堯夫云一從甚處  
起邵曰公道從甚處起富曰一起於震邵曰一起於  
乾問兩說如何謝曰兩說都得震謂發生乾探本也  
若會得天理更說甚一二

問堯夫所學如何謝曰與聖門却不同問何故却不同  
曰他也只要見物理則逼真處不下工夫便差却何  
故却不著工夫曰為他見得天地進退萬物消息之  
理便敢做大於聖門下學上達底事更不施工堯夫  
精易之數事物之成敗始終人之禍福修短算得來  
無毫髮差錯如指此屋便知起於何時至某年月日  
而壞無不如其言然二程不貴其術堯夫喫不過一  
日問伊川曰今歲雷從甚處起伊川曰起處起如堯  
夫必用推算其更無許多事邵即默然邵精於數知  
得天地萬物進退消長之理便將此事來把在掌握

中直敢做大以天自處如富彥國身都將相嚴重有  
威衆人不敢仰視也將做小兒樣看直是不管你也

可謂豪傑之士

仰下原本有觀  
字今從言行錄

學者須是曾懷擺脫得開始得有見明道先生在鄆縣  
作簿時有詩云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  
旁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閒學少年看他曾懷直是  
好與曾點底事一般先生又有詩云閒來無事不從  
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  
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

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英雄問周恭叔恁地放開如何  
謝曰他不是擺脫得開只為立不住便放却忒早在  
裏明道門擺脫得開為他所過者化問見箇甚道理  
便能所過者化謝曰呂晉伯下得一轉語好道所存  
者神便能所過者化便能所存者神橫渠  
云性性為能存神物物為能過化甚親切

古詩即今之歌曲今人唱曲徃徃能使人感動至學詩  
却無感動興發處只為泥却章句故也明道先生善  
言詩他又渾不曾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

便使人有得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  
能來思之切矣終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  
何用不臧歸于正也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猶韓  
愈謂魚川泳而鳥雲飛上下自然各得其所也詩人  
之意言如此氣象周王作人似之子思之意言上下  
察也猶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察見天理不用  
私意也故結上文云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  
下莫能破今人學詩將章句橫在肚裏怎生得脫一此  
下有廼莫道章句便將堯舜橫在肚裏也一此下不  
云字有即字

得

問為政如何謝子曰吾為縣立信以示之始時事煩吾  
信既立今則簡矣凡事皆與之議而處其方只如理  
債則先約之息不得過本不及本則計日月償之又  
為之期期而不還治其罪息過本則不理凡胥吏稟  
吾約束者申為之約而言不再期既至而事未集治  
其罪不復縱凡此皆所以示吾信余又問處事何以  
得其要謝曰試舉一端只如繳引勾到人便令於引  
上作三項開說某人是陳狀某人是被論某人是證

見即時便見得事因問當不用更看元詞謝子遂言  
曰吾每事著工夫學只如喜怒逐日消磨須要去  
得盡余問吾丈應是銷去多時曰不遷怒須是顏子  
始做得假使高聲一句便是罪過又曰任意喜怒都  
是人欲須察見天理含養始得余又問變化風俗如  
何謝曰此事須是他聖人便有恁地手段此方風俗  
至薄惡欲變易之吾則未能子貢稱孔子曰夫子之  
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  
斯和須還這老子始得為他與天合一變化在手便  
做得恁地事余又問孟子云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  
世舍我其誰使孟子得志如何曰是他須從法度上  
做起變化風俗底事恐也未了得在如二南麟趾騶  
虞之應須是他文王始得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此一句如何謝子曰吾皆亦  
曾問伊川先生曰此一句淺近不如理義之悅我心  
猶芻豢之悅我口最親切有滋味然須是體察得理  
義之悅我心真箇猶芻豢始得明道先生曰操則存  
舍則亡出入無時非聖人之言也心安得有出入乎

皆疑作昔

問從上諸聖皆有相傳處至如老子問如何謝子曰他見得錯了余問錯在甚處曰只如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是甚說話自然不可易底便喚做道體在我身上便喚做德有知覺識痛癢便喚做仁運用處皆是當便喚做義大都只是一事那裏有許多分別

問莊周如何謝曰吾曾問莊周與佛如何伊川曰莊周安得比他佛佛說直有高妙處莊周氣象大故淺近

如人睡初覺時乍見上下東西指天說地怎消得恁地只是家常茶飯誇逞箇甚底謝曰吾曾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先生曰恁地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却余問本領何故不是謝曰為他不窮天理只將拈匙把筋日用底便承當做大小大事任意縱橫將來作用便是差處便是私處余問作用何故是私曰把來作用做弄便是做兩般看當了是將此事橫在肚裏一如子路冉子相似便被他曾點將冷眼看他只管獨對春風吟詠肚裏渾沒些能解

豈不快活余又問堯舜湯武做底事業豈不是作用  
謝子曰他做底事業只是與天理合一幾曾做作橫  
在肚裏他見做出許多掀天動地蓋世底功業如太  
空中一點雲相似他把做甚麼如子路願乘肥馬衣  
輕裘與朋友共敝之無憾亦是有要做好事底心顏  
子早是參彼已孔子便不然老者合當養底便安之  
少者不能立底便懷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自然合  
做底道理便是天之所為更不作用

余問佛說直下便是動念即乖如何謝子曰此是乍見  
儒子已前底事乍見孺子底吾儒喚做心他便喚做  
前塵妄想當了是見得大高吾儒要就上面體認做  
工夫他却一切掃除却那裏得地位進步佛家說大  
乘頓教一聞便悟將乍見孺子底心一切掃除須是  
他顏雍已上底資質始得顏子欲要請事斯語今資  
質萬倍不如他却便要一切掃除怎生得且如乍見  
孺子底心生出來便有是自然底天理怎生掃除得  
去佛大槩自是為私心學佛者欲脫離生死豈不是  
私只如要度一切衆生亦是為自己發此心願且看



那一箇不拈香禮佛儒者直是放得下無許多事  
謝子曰術者處事之名人涉世欲善處事必先更歷天  
下之事事既更歷不盡必須觀古人準則只讀左傳  
亦可以見矣如隱公欲為依老之計或勸之即真公  
以誠告之其人不自安反見殺隱公失之不早決斷  
耳推此類可以見其餘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得  
甚工夫謝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檢點  
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

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為學切問近  
思者也余問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謝子曰今人做  
事只管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有底  
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只蔬食菜羹却去房裡喫  
為甚恁地

游子問謝子曰公於外物一切放得下否謝子謂胡子  
曰可謂切問矣胡子曰何以答之謝子曰實向他道  
就上面做工夫來胡子曰如何做工夫謝子曰凡事  
須有根屋柱無根折却便倒樹木有根雖剪枝條相

次又發如人要富貴要他做甚必須有用處尋討要用處病根將來斬斷便沒事

色欲想已去多時曰伊川則不絕某則斷此二十來年矣所以斷者當初有為之心多欲有為則當強盛方勝任得故斷之又用導引吐納之術非為長生如道家也亦以助養吾浩然之氣耳氣強則勝事然色欲自別當作兩般理會登途子不好色而有淫行色出於心去不得淫出於氣又問於勢利如何曰打透此關十餘年矣當初大故做工夫揀難捨底棄却後來

漸漸輕至今日於器物之類置之只為合要却竝無健羨底心

余問死生之說謝子曰人死時氣盡也曰有鬼神否謝子曰余當時亦曾問明道先生明道曰待向你道無來你怎生信得及待向你道有來你但去尋討看謝氏曰此便是答底語又曰橫渠說得來別這箇便是天地間妙用須是將來做箇題目入思議始得講說不濟事曰沉魂滯魄影響底事如何曰須是自家看得破始得張亢郡君化去嘗來附語亢所知事皆能

言之亢一日方與道士圍碁又自外來亢欲接之道  
士封一碁子令將去問之張不知數便道不得乃曰  
許多時共你做夫婦今日卻信一道士胡說我今後  
更不來又如紫姑神不識字底把著寫不得不信底  
把著寫不得推此可以見矣曰先王祭享鬼神則甚  
只是他意思別三日齋五日戒求諸陰陽四方上下  
蓋是要集自家精神所以格有廟必於萃與渙言之  
如武王伐商所過名山大川致禱山川何如武王禱  
之者以此雖然如是以為有亦不可以為無亦不可

這裏有妙理於若有若無之間須斷置得去始得曰  
如此却是鶻突也謝子曰不是鶻突自家要有便有  
自家要無便無始得鬼神在虛空中辟塞滿觸目皆  
是為他是天地間妙用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  
知命雖淺近也要信得及將來做田地就上面下工夫  
余初及第時歲前夢入內庭不見神宗而太子涕泣  
及釋褐時神宗晏駕哲廟嗣位如此事直不把來草  
草看却萬事真實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  
干人在書局亦不謂執政或勸之吾對曰他安能陶

鑄我自有命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  
做却閑工夫枉用却閑心力信得命及便養得氣不  
折挫

謝子曰道須是下學而上達始得不見古人就灑掃應  
對上做起曰灑掃應對上學却似太瑣屑不展拓曰  
凡事不必須要高遠且從小處看只如將一金與人  
與將天下與人雖大小不同其實一也我若有輕物  
底心將天下與人如一金與人相似我若有吝底心  
將一金與人如天下與人相似又若行千尺臺邊心

便恐懼行平地上心却安穩我若去得恐懼底心雖  
履千仞之險亦只與行平地上一般只如灑掃不著  
此心怎灑掃得應對不著此心怎應對得故曾子欲  
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為此古人須要就灑掃應對  
上養取誠意出來

問求仁如何下工夫謝曰如顏子視聽言動上做亦得  
如曾子顏色容貌辭氣上做亦得出辭氣者猶佛所  
謂從此心中流出今人唱一喏不從心中出便是不  
識痛癢古人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

不知其味不見不聞不知味便是不仁死漢不識痛癢了又如仲弓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但存得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底心在便是識痛癢子路百世之師棟難割捨底要不做便不做故孟子將來與舜禹作一處舉揚

橫渠以禮教人明道以忠信為先

近道莫如靜齋戒以神明其德天下之至靜也心之窮物有盡而天者無盡如之何包之此理有言下悟者有數年而悟者有終身不悟者

或問呂與叔問常患思慮紛擾程夫子答以心主於敬則自然不紛擾何謂敬謝子曰事至應之不與之往非敬乎萬變而此常存奚紛擾之有夫子曰事思敬正謂此耳

觀盥而不薦潔其誠矣何必薦也此所以為神道設教孔子不欲觀禘自既灌而往者此也

食正欲飽居正欲安無求飽求安之心可也敏於事則如天運而不息慎於言則正辭氣而出之也就有道而正焉非忘我者不能

顏子擴充其學孟子能為其大孟子之才甚高顏子之  
學粹美

血氣之屬有陰陽牝牡之性而釋氏絕之何異也釋氏  
所謂性乃吾儒所謂天釋氏以性為日以念為雲去  
念見性猶披雲見日釋氏之所去正吾儒之當事者  
吾儒以名利關為難透釋氏以聲色關為難透釋氏  
不窮理以去念為宗釋氏指性於天故蠢動含靈與  
我同性明道有言以吾儒觀釋氏終於無異然而不

大同

謝子曰吾嘗習忘以養生明道曰施之養生則可於道  
有害習忘可以養生者以其不畱情也學道則異於  
是夫必有事焉而勿正何謂乎且出入起居寧無事  
者正心以待之則先事而迎忘則涉乎去念助則近  
於畱情故聖人之心如鑑孟子所以異於釋氏心也  
子開有大臣氣象不以言色假人

動而不已其神乎滯而有迹其鬼乎往來不息神也摧  
仆歸根鬼也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  
何也人以為神則神以為不神則不神矣知死而致

生之不知知死而致死之不仁聖人所以神明之也  
禮者攝心之規矩循理而天則動作語默無非天也內  
外如一則視聽言動無非我矣

德可以易言邪動容周旋中禮聖人之事也止曰盛德  
之至具天下之至善止曰有德為天下之大惡止曰  
失德故禮樂皆得謂之有德鬼神之為德盛矣乎

養氣延年則人勝天矣曰不外乎一氣耳

易之蒙九二曰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蔽蒙不通者包  
之順從者納之而不拒子克家之道也舜不藏怒宿

怨包蒙也以愛兄之道來誠信而喜之納婦也

凡事只是積其誠意自然動得

苗履見伊川語及一武帥苗曰此人舊日宣力至多今  
官高而自愛不肯向前伊川曰何自待之輕乎位愈  
高則當愈思所以報國者飢則為用飽則揚去是以  
鷹犬自期也

申顏自謂不可一日無侯無可或問其故曰無可能攻  
人之過一日不見則吾不得聞吾過矣  
謝子曰人不可與不勝己者處鈍滯了人

或問劉子進乎曰未見他有進處所以不進者何只為  
未有根因指庭前酴醾曰此花只為有根故一年長  
盛如一年何以見他未有進處不道全不進只他守  
得定不變却亦早是好手如康仲之徒皆忘却了

事父母有輕重否曰無輕重曰父母所見不同從父而  
母不悅順母而父不悅則如之何曰凡人子之所欲  
固有父母制之不得者矣苟欲兩順之獨無方便乎  
若不以親之心為心非孝也予曰親之心或有逆於  
義理則亦以親之心為心乎曰未論到此但只盡自

家愛親之心苟盡矣或得罪於鄉黨州閭則歸之無  
可奈何耳所以從兄者為愛親也故從此推去至於  
兼愛萬物

問太虛無盡心有止安得合一曰心有止只為用他若  
不用則何止吾丈莫已不用否曰未到此地除是聖  
人便不用當初曾發此口被伊川一句壞了二十年  
曾往見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某對曰天下何思  
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却發得太早在問當  
初發此語時如何曰見得這箇事經時無他念接物



亦應副得去問如此却何故被一句轉却曰當了終  
須有不透處當初若不得他一句救拔便入禪家去  
矣伊川直是會煅鍊得人說了又却道恰好著工夫  
也問聞此語後如何曰至此未敢道到何思何慮地  
位始初進時速後來遲十數年過却如夢問何故遲  
曰如射弓到滿時便難開然此二十年聞見知識却  
煞長明道曰賢看某如此某煞用工夫見理後須放  
開不放开只是守開又近於放倒故有禮以節之守  
幾於不自在故有樂以樂之樂即是放開也

國史不特作詩序凡詩皆經其手刪定  
明道初見謝語人曰此秀才展拓得開將來可望

上蔡先生語錄中

仁是四肢不仁之仁不仁是不識痛癢仁是識痛癢

曾氏本此下云儒之仁佛之覺

不知禮無以立使人人皆能有立天下有治而無亂

曾本此下云不知禮無以為君子非謂君子也謂  
學為君子者也

人須識其真心見孺子將入井時是真心也非思而得  
也非勉而中也予嘗學射到一把處難去半把處尤  
難去則恁地放了底多昔有人學射模得鏃與把齊

然後放學者纔有些所得便住人多易住唯顏子善學故孔子有見其進未見其止之歎須是百尺竿頭更進始得

曾本云予嘗學射到一把去聲處難去半把尤難去

到一把放了底多半把放了者尤多少有鏃齊放者人有學射模得鏃與把齊然後放因舉伯淳語曰射法具而不滿者無志者也學者纔少有所得便住人多易住伯淳常有語學者如登山平處孰不濶步到峻處便住佛家有小歇場大歇場到孟

子處更一作便是好歇唯顏子善學故孔子有見其進未見其止之歎須是百尺竿頭更須進步始得學者日每進語相契伯淳必曰更須勉力

問子思曰小人之中庸小人何故有中庸曰小人之中庸者小人自以為中庸小人以他安常習故處為中庸故無忌憚也君子而時中無往而不中也中無定體須是權以取中執中無權猶執一也今人以變詐為權便不壞了權字

曾本云問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又曰君子之中

庸小人之中庸不知小人何故有中庸或曰小人之反中庸是否曰不須著反字小人之中庸者小人自以為中庸小人以能安常習故處為中庸故無忌憚也君子而時中無往而非中也中無定體因指所執扇曰以長短言之則彼為中以輕重言之則此為中須權輕重以取中吳本云因指所執則扇柄非中也須是如此又却是權執中無權猶以輕重之中為中

執一也今人以變詐為權便不壞了權字

學者且須是窮理物物皆有理窮理則能知天之所為

知天之所為則與天為一與天為一無往而非理也

窮理則是尋箇是處有我不能窮理人誰識真我何者為我理便是我窮理之至自然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曰理必物物而窮之乎曰必窮其大者理一而已一處理窮觸處皆通恕其窮理之本歟

曾本云學者先須窮理因搖扇曰此亦理物物皆有理自然之理也天也窮理則能知天之所為知天之所為則與天為一與天為一無往而非理也窮理只是尋箇是處有我不能窮理人誰識真我

何者為我理便是我格物窮理也格物必至於知至不知至是猶識金安知其非鑰石也故必知至然後能意誠窮之至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問理須物窮否曰理一而已一處理通觸處皆通物雖細者亦有理也

今之學須是如飢之須食寒之須衣始得若只欲彼善於此則不得一作不可

釋與吾儒有非同非不同處蓋理之精微處纔有私意便支離了

曾本云釋氏之與吾儒須認取精微處有非同非不同處須認得理之精微處纔有私意便支離了

問敬慎有異否曰執輕如不克執虛如執盈慎之至也敬則慎在其中矣敬則外物不能易學者須去却不合做底事則於敬有功敬換不得方其敬也甚物事換得因指所坐亭子曰這箇亭子須只換做白岡院亭子却著甚底換得曰學者未能便窮理莫須先省事否曰非事上做不得工夫也須就事上做工夫如成人說動中有靜靜中有動有此理然靜而動者多

動而靜者少故多著靜不妨人須是卓立中塗不得執一邊

曾本云問敬與慎同異曰執輕如不克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慎之至也敬則慎在其中矣敬則外物不能易坐如尸立如齋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非禮勿言動視聽須是如顏子事斯語

吳本有始得字鄭氏云坐如尸坐時習立如齋立時習是

不可須臾離也曰固是昔日作課簿以記日用言動視聽是禮與非禮者昔日學時只垂足坐不敢

盤足因說伯淳終日坐如泥塑人然接人則渾是

一團和氣所謂望之儼然即之也溫又云昔日用

工處甚多但不敢說與諸公恐諸公以謂須得如

此此下須去不合做底事至昔伯淳先生教予只

管看他言語伯淳曰與賢說話却似扶醉漢救得

一邊倒了一邊只怕人執著一邊

或問或曰我初學問事必不當人必笑然我未有所得

須直情言之若掩藏畏人笑徒自欺耳此言何如曰

是也謂同坐諸子曰亦須切記此語

昔在二先生門下伯淳最愛中立正叔最愛定夫觀二  
人氣象亦相似

默而識之與書紳者異矣

天理也人亦理也循理則與天為一與天為一我非我  
也理也理非理也天也唯文王有純德故曰在帝左  
右帝謂文王帝是天之作用處或曰意必固我有一  
焉則與天地不相似矣曰然理上怎安得箇字易曰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相似猶自是語

問敬之貌如何曰於儼若思時可以見敬之貌問曰學  
為敬不免有矜持如何曰矜持過當却不是尋常作  
事用心過當便有失要在勿忘勿助長之間耳曰初  
學莫未能和樂否曰雖不能便和樂亦須以和樂養  
之

曾本云問執輕如不克是慎之貌也如何是敬之  
貌每遇事著心是否曰於儼若思時可以見敬之  
貌問始學為敬不免有矜持否尋常矜持甚覺勞  
是否曰太矜持却不是如尋常做事用心過當却  
有失在勿忘勿助間耳強有力者亦須做得徹然

人亦須量力太强其心却成狂妄念起也且放去  
又問佛氏有不怕念起只怕覺遲之說曰豈免念  
起須識得念起時又問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  
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則慢易之心  
入之矣初學能至此否曰雖未能便至和樂亦須  
以和樂養之此交相養之道也又問靜時悠悠思  
多如何去得曰能敬則悠悠思住不得自去

問言動非禮即可以止視聽如何得合禮曰四者皆不  
可易易即多非禮故仁者先難而後獲所謂難者以  
我視以我聽以我言以我動也又曰聖人以慎言  
語為善學君子之言聽之也厲須存這箇氣味在胸  
中朝夕玩味方可

曾本云問顏子請事斯語非禮則勿視聽言動若  
言動非禮則止甚分明視聽如何得合禮曰視聽  
言動皆不可易易則非禮故仁者先難而後獲所  
謂難者以我視以我聽以我言以我動也仰面貪  
看鳥回頭錯應人視聽不以我也昏失之矣又曰  
聖人以慎言語為善學君子之言聽之也厲須存



這箇氣味在曾中朝夕玩味不須轉說與人不說  
與人吳本有是吝輕說與人人未必信况此上五  
字吳本無使人生鄙悖之心却是自家不是須畱在曾中  
且看尋常有此自得事在曾中別終說了又別只  
看不言不語底人做得出惡來也毒

問儒佛之辨曰吾儒下學而上達窮理之至自然見道  
與天為一故孔子曰知我者其天乎以天為我也佛  
氏不從理來故不自信必待人證明然後信

曾本云問佛氏見得何故不肯就理曰既見了自  
是不肯就理因舉正叔視伯淳墳侍行問儒佛之  
辨正叔指墳圍曰吾儒從裏面做豈有不見佛氏  
只從牆外見了却不肯入來做不可謂佛氏無見  
處吾儒下學而上達窮理之至自然見道與天為  
一故孔子曰知我者其天乎以天為我也故自理  
去則見得牢亦自信得及佛氏不從理來故不自  
信必待人證明然後信

問忠恕之別曰猶形影也無忠做恕不出來恕如心而  
已恕天道也

曾本云問忠恕曰猶形影也無忠做恕不出來已  
所不欲勿施於人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諸人說  
得自分明恕如心而已恕天道也伯淳曰天地變  
化草木蕃是天地之恕天地閉賢人隱是天地之  
不恕朱門天地何故亦有不恕曰天無意天因人  
者也若不因人何故人能與天為一故有意必固  
我則與天地不相似

能窮理窮

吳本無此  
上二字

則便盡性性盡便知命因指屋

柱曰此木可以為柱者理也其曲直者性也所以為

曲直者命理性命一而已

門人有初見請教者先生曰人須先立志志立則有根  
本譬如樹木須先有箇根本然後培養能成合抱之  
木若無根本又培養箇甚此學不可將以為善後學  
為人自是當為人道人道不教人做却教誰做

曾本云二人初見請教先生曰人須先立志志立  
則有根本因指小樹子須是先生根本然後栽培  
又曰須是有諸己有諸己之謂信指小樹有箇根  
本在始培養灌溉既成就為合抱之木若無根本

又培養箇甚麼又曰此學不可將以為善後學為

人此下與胡氏本皆同

問視聽言動合理而與禮不相合如何曰言動猶可以禮視聽有甚禮文以斯視以斯聽自然合理便合禮文循理便是復禮

曾本云問合視聽言動處視聽言動只是理何故得合禮曰怎生外面討得禮文來合循理便是復禮言動猶可以有禮文視聽有甚禮文以斯視以斯聽自然合理合這箇理字便合禮文禮理之不

可易者也只是一箇敬字

問言有物而行有常如何是有物曰妄則無物物則是箇實存誠則有物曰敬是存誠之道否曰是也須是體便見得

曾本云問言有物而行有常如何是有物曰妄則無物是不誠也不誠無物誠者物之終始終始者有常之謂也物則是箇實存誠則有物問敬是存誠之道否曰須是體便見得

學須是熟講

曾本云學不講用盡工夫只是舊時人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仁亦在夫熟之而已

這箇人與這箇仁相合為一便是道道立則仁與人之名亡矣

問孟子云知天事天如何別曰今人莫不知有君能事其君者少存心養性便是事天處曰心性何別曰心是發用處性是自然

曾本云石問孟子所謂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知天事天如何

曰事天又別問知天莫便能事天否曰不然且如今人莫不知有君父能事君父者少存心養性便是事天處朱曰事天工夫最難周曰事則是不違

又問心與性是如何曰心是發用處性是自然

學須先從理上學盡人之理斯盡天之理學斯達矣下

學而上達其意如此故曰知我者其天乎人心與天地一般只為私心一本作意自小了任理因物而已無與

焉天而已豈止與天地一般只便是天地

李泌不娶妻食肉見他已甚必不能久亦自無此理如

今只是學箇依本分

今人有明知此事義理有不可尚吝惜不肯捨去只是不勇與月攘一雞何異天下之達德三智仁勇如斯而已

有所偏且克將去尚恐不恰好不須慮恐過甚

曾本此下註云矯揉就中之謂也

問一日靜坐見一切事平等皆在我和氣中此是仁否  
曰此只是靜中工夫只是心虛氣平也須於應事時有此氣象方好

義重於生則舍生取義生重於義則當舍義取生最要  
臨時權輕重以取中

佛之論性如儒之論心佛之論心如儒之論意循天之  
理便是性不可容些私意纔有意便不能與天為一  
曾本此下云便非天性

聞見之知非真知也知水火自然不蹈真知故也真知  
自然行之不難真知而行未見有意意有盡時

孟子論性善論之至也性非不可為不善但非性之至  
如水之就下搏擊之非不可上但非水之性性雖可

以為不善然善者依舊在觀過斯知仁既是過那得  
仁然仁亦自在

學者先學文鮮有能至道至如博觀泛覽亦自為害故  
明道先生教予嘗曰賢讀書慎勿尋行數墨

曾本云論楚州徐仲車所論然得中體却謂人不  
可不作文猶且演義禮作詩賦多是尋人意不到  
處遠天十八遭走幾時曾教在宅中學者先學文  
鮮有能至道又云至如博觀泛覽亦自為害因舉  
伯淳語云賢讀書慎勿尋行數墨黎云古禪老有  
遮眼之說盖有所得以經遮眼可也無所得所謂  
牛皮也須穿透

或以誠為專意先生曰誠是實理不是專

曾本云誠是實理不是專一尋常人謂至誠至是  
謂專一如惡惡臭好好色不是安排來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無些私意上下察以明道體無所  
不在非指鳶魚而言也若指鳶魚為言則上面更有  
天下面更有地在知勿忘勿助長則知此知此則知  
夫子與點之意

曾本此下云季路冉求言志之事非大才

吳本作賢做

不得然常懷此意在曾中在曾點看著正可笑爾  
學者不可著一事在曾中纔著此事便不得其正  
且道曾點有甚事列子御風事近之然易做只是  
無心近於忘

敬是常惺惺法心齋是事事放下其理不同

或以知言養氣為一道事先生曰知言是智養氣是仁  
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

曾本云問養氣只是集義所生亦須壯其氣盛氣

以作事否曰亦須壯著氣如今人有氣索時安能  
充其體况塞天地明道云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  
也是孟子有此氣其下旁說大綱問知言養氣或  
謂辭氣是一道事曰知言是智養氣是仁又問行  
有不慊於心或謂多不字曰慊是厭足之意看不  
厭足時人氣如何又曰要識浩然之氣於心得其  
正識取又曰志與氣交相養故下面論心然亦須  
外面養他問與元道相似否曰是氣與神合只是  
能配義與道又問如今有盛氣人作事不是却無

忌憚此係是吳本却有能不懂否曰如此安能浩然  
不是事出於記義然浩然是無虧欠時

或曰矜夸為害最大先生曰舜傳位與禹是大小大事  
只稱他不矜不伐若無矜伐更有甚事人有已便有  
夸心立已與物幾時到得與天為一處須是克己纔  
覺時便克將去從偏勝處克克己之私則見理矣曰  
獨處時未必有此心多是見人後如此曰子路衣敝  
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許大子路孔子却只稱  
其如此只為他心下無事此等事打疊過不怕此心

因事出來正好著工夫不見可欲却無下工夫處曰  
有人未必有所得却能守本分何也曰亦有之人之  
病不一此是賢病人却別有病處

曾本云問其有一病且如作一簡便須安排言語  
寫教如法要人傳玩飯一客便要器皿飲饌如法  
教人感激推此每事皆然先生曰此夸心欲以勝  
人皆私也作簡請客如法是合做底只下面一句  
便是病根此病根因甚有只為不合有已得人道  
好於我何加因說孟子就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



識窮乏者得我與皆是。有物欲心。如今老郎家亦恐不免。又云有人愛騎好馬。道長人精神。又思古人有自為衣服制度者。推此多少般。不可勝數。此所謂玩悅小兒家具。吳本有曰然底因舉孟之反事。予曰。今人亦有能此。又須要人知其不伐。先生笑曰。直如此巧。此四字吳本有如是底又曰。舜傳位與禹。是大小大。事只稱他不矜。不伐。若無矜伐。更有甚事。夸勝為矜。有其善為伐。矜伐煞害事。又問。更有一病。稱好。則溢美。稱不好。則溢惡。此猶是好惡使然。且如今

日泥濘。只是五寸。須說一尺。有利害。猶且得無利害。須要如此。此病在甚處。曰。欲以意氣加人。亦是夸心。有人做作說話。張筋弩脉。皆為有己。立己與物。幾時到得與天為一處。須是克己。纔覺時。便克將去。從偏勝處。克克者。勝之之謂也。又問。獨處無事時。未必有此心。纔遇事逢人。此心便出。不能忘我。至末事。如見人著好衣。便愛著好衣。未必是自家本意。多是為人。曰。子路衣敝緼袍。許大子路。却只以此稱他。只為心下無此等事。打疊得過。又云。

亦須就事上做工夫不怕此心因事出來正好處  
置與心自為賞罰不見可欲却無下工夫處又問  
有一般人未必有所得却能守本分不要夸勝人  
曰亦有之然人之病不一此賢病人却別有病處  
或曰無學之人好惡直做得十分儒者纔有道理去不  
得處便住先生曰真儒不到得窒礙不能變通乃腐  
儒爾此漢高所以慢罵者也

曾本云問堯夫論霍光周勃做得許大事只為無  
學問無學問人做事好惡直到十分意謂儒者纔

有道理去不得處便住更前面有甚大事也不管  
不肯枉尺直尋是否先生曰此亦一說真儒不到  
得窒礙處不能變通乃腐儒爾此高祖所慢罵者  
因舉張良立太子却致四皓所謂納約自牖從人  
君明處納也

問學詩之法曰詩須諷咏以得之發乎情性止乎禮義  
便是法

曾本云問學詩以何為先云先識取六義體面又  
問莫須於小序中求否云小序亦不盡更有詩中

以下句證上句不可泥訓話須諷咏以得之發乎  
情性止乎禮義便是法

誠是無虧欠忠是實有之理忠近於誠

問聞見比昔日全別唯是見義未能決裂便為未能得  
別如舊謝子曰使賢當初見二先生革一革便別須  
是有道理革之不革其舊安能從新不見異人當讀

異書

投壺非著意非不著意莫知所以然而中此神之所  
為也但教每事如此

謝子見河南夫子辭而歸尹子送焉問曰何以教我謝  
子曰吾徒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如有一  
人服烏頭者方其服也顏色悅懌一本筋力強盛一作澤  
旦烏頭力去將如之何尹子反以告夫子夫子曰可  
謂益友矣

明道見謝子記問甚博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  
志謝子被他折難身汗面赤先生曰只此便是惻隱

之心惻然有  
隱之心

為學必以聖人為之則志在天下必以宰相事業自期

降此寧足道乎

元城曰誠意積於中者既厚則感動於外者亦深故伯  
淳所在臨政上下自然響應

四十萬人死於長平皆命乎曰可知皆是命只被人眼  
孔小

上蔡先生語錄中

上蔡先生語錄下

心本一支離而去者乃意爾

看文字須是一看過領得方是理通

克己須是從性偏難克去處克將去克己之私則心虛

見理矣

問思可去否曰思如何去思曰睿睿作聖思豈可去陳  
問遇事出言每思而發是否曰雖不中不遠矣

釋氏所以不如吾儒無義以方外一節義以方外便是  
窮理釋氏却以理為障礙然不可謂釋氏無見處但

見了不肯就理諸公不須尋見處但且敬與窮理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然後成德故曰德不孤

昔從明道伊川學者多有語錄唯其不曾錄常存著他這意思寫在冊子上失了他這意思因言二劉各錄得數冊又云一段事纔錄得轉了一字便壞了一段意思昔錄五經語作一冊伯淳見曰玩物喪志

伯淳謂正叔曰異日能尊師道是二哥若接引後學隨人才而成就之則不敢讓

懷錮蔽自欺之心長虛驕自大之氣皆好名之故

伯淳常談詩竝不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却一兩字點平掇地念過便教人省悟又曰古人所以貴親炙之聲也

邢七云一日三點檢伯淳曰可哀也哉其餘時勾當甚事蓋做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曾用工又多逐人面上說一般話伯淳責之邢曰無可說伯淳曰無可說便不得不說

張橫渠著正蒙時處處置硯筆得意即書伯淳云子厚却如此不熟

堯夫易數甚精自來推長曆者至久必差惟堯夫不然  
指一二近事當面可驗明道云待要傳與其兄弟其  
兄弟那得工夫要學須是二十年工夫或云邢七好  
學明道云邢七二十年裏頭待做多少事豈肯學這  
底或云邢七要學堯夫不肯曰徒長奸雄謝云恨某  
生不早却辦得弟子之禮明道笑云賢却没放過底  
事堯夫初學於李挺之師禮甚嚴雖在一野店飯必  
欄坐必拜欲學堯夫必亦如此伯淳聞說甚熟一日  
因監試無事以其說推算之皆合出謂堯夫曰堯夫  
之數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太玄都不濟事堯夫驚  
撫其背曰大哥你恁恁地聰明伊川謂堯夫知易數  
為知天知易理為知天須還知理為知天因說今年  
雷起某處伊川云堯夫怎知某便知又問甚處起伊  
川云起處起堯夫愕然他日伊川問明道曰加倍之  
數如何曰却忘之矣因歎其心無偏繫如此  
聽其言也厲須是有力某尋常纔覺心不在時語便無  
力

敬只是與事為一未論得是不是問此有存主不逐彼

去是敬之理否曰先有存主然後視聽言動却汗漫了且只認取與事爲一時便是敬其他說各是一理從容中道聖人也方做一事忘了其他亦不免顏子聞一知十人之才猶自請事斯語

問多愛記事如明日有件事今日一日記著晚西有件事只今不肯放下至如事過又須追思知其非而無法以處之又每遇事多急躁常自訟之云事之未來不須預憂事之方至不須忙迫事之過去不須追悔終之以一毫不立唯覺而已然終未得如願先生云

須是這箇道理處之某舊有疑疾一件要如此又要如彼後行一氣法名五元化氣素問有其說而無其法初傳時云行之能於事無凝滯某行一遍兩月便覺其效問云所病心疾也而此法何以能平之答云氣能動其心和其氣所以和其心也喜怒哀樂失其節皆是病

端立問暢論敬云正其衣冠端坐儼然自有一般氣象某嘗以其說行之果如其說此是敬否曰不如執事上尋便更分明事思敬居處恭執事敬若只是靜坐

時有之却只是坐如尸也

舉明道云忠恕兩字要除一箇不得

敏是得理之速明理而行不期而速非是手忙脚亂  
與其得罪於州閭鄉黨寧孰諫是父母之過未至此不  
可諫也予曰然有人為孝弟按本子做不能以義處  
却致父母兄弟不睦者甚多極好笑先生然之

明道云病卧於牀委之庸醫比於不慈不孝事親者亦  
不可不知醫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只就性上看

必有事焉而弗正心是持敬否是矜持過當否曰近之  
答季向書云每聞進學甚力深慰此懷茲承恩喻尤見  
好悅豈不欲傾盡所知顧未識所疑安在難以毫楮  
而泛論也然秦漢以來學雖不明而為善者不絕於  
天下足下若能志於大者遠者不為目前移奪雖是  
非小有失中大體固已立矣不失此心可也

或問天下多少事如何見得是處曰窮理便見得事不  
勝窮理則一也

答胡康侯小簡云承進學之意浸灌深所望於左右儒



異於禪正在下學如顏子工夫真百世軌範舍此應無人路無住宅三二十年不覺便虛過了可戒幸毋忽朱君聞進學可喜向亦嘗講仁敬之說當不忘之游於河南之門者甚多不知從事於斯則見功不遠行之方可信此語也

又答簡云蓋如語錄只少却三兩字便血脉不貫其語不活如春秋之說正如此幸亮之春秋大約如法家斷例也折以中道耳承諭進學加功處甚善甚善若欲少立得住做自家物須著如此邇來學者何足道

能言真如鸚鵡也富貴利達今人少見出脫得者所以全看不得難以好事期待也非是小事切須勉之透得名利關便是小歇處然須藉窮理工夫至此方可望有入聖域之理不然休說

總老嘗問一官員云默而識之是識箇甚無入而不自得是得箇甚

右 上蔡先生語錄三篇先生姓謝氏名良佐字顯道  
學於程夫子昆弟之門篤志力行於從遊諸公間所

見最為超越有論語說行於世而此書傳者蓋鮮焉

熹初得友人括蒼吳任寫本一篇題曰上蔡後得吳

中版本一篇題曰逍遙先生語錄陳晉江續之作序

元者二家之書皆溫陵曾恬天隱所記最後得胡文定

公家寫本二篇於公從子籍溪先生題曰謝凡書四

篇以相參較胡氏上篇五十五章記文定公問答皆  
他書所無有而提綱挈領指示學者用力處亦卓然

非他書所及下篇四十七章與版本吳氏本略同然  
時有小異蓋損益曾氏所記而精約過之輒因其舊  
定著為二篇且著曾氏本語及吳本異同悉註其下  
以備參考獨板本所增多猶百餘章然或失本指雜  
他書其尤者五十餘章至詆程氏以助佛學直以或  
者目程氏而以予曰自起其辭皆荒浪無根非先生  
所宜言亦不類答問記述之體意近世學佛者私竊  
為之以佞其術偶出於曾氏雜記異聞之書而傳者  
弗深考遂附之於先生傳之久遠疑誤後學使先生

為得臯於程夫子而曾氏為得臯於先生者則必是  
書之為也故竊不自知其固陋輒放而絕之雖或被  
之以僭妄之罪而不敢辭也其餘所謂失本指雜他  
書甚者亦頗刊去而得先生遺語三十餘章別為一  
篇然記錄不精僅存彷彿非復前篇比矣凡所定著  
書三篇已校定可繕寫因論其所以然之意附見其  
後以俟知言有道之君子考而擇焉紹興二十九年  
三月庚午新安朱熹謹書

憲大觀初年在長沙侍文定公左右每聽說上蔡先

生之學問以謂其言善啓發人其後在荆門學舍從  
朱二丈子發遊甚款子發所得話言及書疏必以相  
示云先生監西竹木場日自太學往見之坐定子發  
進曰震願見先生久矣今日之來無以發問不知先  
生何以見教先生曰好與賢說一部論語子發愕然  
意日刻如此何由款其講說已而具飯酒五行只說  
他話及茶罷掀髯曰聽說論語首舉子見齊衰者冕  
衣冠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又舉師冕  
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  
在斯某在斯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  
師之道也夫聖人之道無顯無微無內無外由灑掃  
應對進退以至於天道本末一貫一部論語只恁他  
看其後有書答子發云竊承求志有味道腴是嗜信  
後當益佳勝康侯謂公博洽少輩未知公旣宅心道  
學之後處之當何如昔見明道先生讀前漢書未嘗  
蹉過一字至見他人有記問者則曰玩物喪志此可  
以窺其意旨也憲因讀朱元晦所定著上蔡先生語  
錄三卷得以詳觀其是正精審去取不苟可傳信於

久遠竊歎其志尚如此而自惟疇昔所聞將恐零落  
輒書以附于卷之末焉紹興二十九年四月十八日  
籍溪胡憲跋

熹項年校定上蔡先生語錄三篇未及脫藁而或  
者傳去遂鋟木於贛上愚意每遺恨焉比因閒暇  
復為定著此本然亦未敢自以為可傳也因念往  
時削去板本五十餘章特以理推知其決非先生  
語初未嘗有所考驗亦不知其果出於何人也後  
籍溪胡先生入都於其學者呂祖謙得江民表辨

道錄一編讀之則盡向所削去五十餘章者首尾  
次序無一字之差然後知其為江公所著而非謝  
氏之語益以明白夫江公行誼風節固當世所推  
高而陳忠肅公文嘗稱其論明道先生有足目相  
應之語蓋亦略知吾道之可尊矣而其為言若此  
豈差之毫釐則夫千里之繆有所必至而不能已  
者耶因書以自警且示讀者使毋疑舊傳謝先生  
與胡文定公手柬今并掇其精要之語附三篇之  
後云乾道戊子四月壬申熹謹記

上蔡先生語錄



與子孫書  
與子孫書  
與子孫書  
與子孫書  
與子孫書  
與子孫書  
與子孫書  
與子孫書  
與子孫書  
與子孫書

